

今日文藝

豐饒的野原

春天

春

天

艾

蕪

今日文藝叢書
第四種

春 天

有著作權·不得翻印

中華民國卅一年一月桂初版

著者 編輯者 發行所
作者 輯行者 發售者

艾 林 今 桂 今 三
日 日 日 林 日 今
文 文 文 日 日 今
藝 藝 藝 文 文 今
社 社 社 藝 藝 今
良 良 良 社 社 今
社 社 社 所 所 今

定價國幣二元
外埠酌加郵費

大門外的原野，籠着薄霧，平平的，攤在天底下，潮溼而且帶着渴睡。遠處車房，草屋，竹林子的陰影，東一下，西一下，散綴起，迷迷濛濛地，彷彿沉在夢中。通過田野的溝渠，兩旁排有矮小棧木樹的，繞着院牆的南邊，一路微語着，低吟着，好像耐不住黎明的清冷和寂寞似的。東邊天空，接近地平線的地方，已經亮了，現出微紫與嫩黃；高一點，則是鴨蛋般的綠色；再上去，便是半暗半藍的了，只有一些蒼白的星子，在雲着溼溼的眼睛。

大門前面的空地，這是用木橫花籬，全胡豆田油菜田隔開的，插有一條褐色大驢子，趙長生，那個癩痢頭，終年包帕子的傢伙，便從後面鞭着它，逼它不息地跑圈。整個冬天以來，和初春的早上，農人就是這麼着，訓練驢子的腿勁。——好準備夏季時候，用來車水灌田。因為到五六月，河水都乾了，大家須用牲畜的力氣，去向各自的泉塘里取水的。

驢子渾身流着汗，一面跳，一面鼻子裏度度地噴氣。左右前後，飛濺起沙粒和泥土。趙長生很有勁：揚着鞭子，時而跳在這邊，時而跳在那邊；尖下巴，小眼睛的臉子，陣陣地發着紅熱。

旁邊劉老九，裸着一隻棕色粗臂膀，現出犁田那樣的緊張神情，替龐大的水缸，籠着頸上和腋下的長毛。不時皺緊濃黑的眉頭，張大鼻孔，將籠上的蟻蛋，用指甲刮進烘籠裡去。接着烘籠裡便響了別別爆爆的低音；鴉魚發臭的氣味，也就一股股地，放散出來。

黑色水牛嚼着肚裏胃出的草。輕徐地搖着尾巴，但一籠到發癢處，便立刻拔起後腿去。身上的皮子，也騾地打起顫來。眼睛却在長睫毛下，一開一合地。劉老九看見這樣子，覺得像是得了報酬樣，就翹起兩片嘴唇，愛撫小孩那麼地罵道：

「你別安逸囉。」

一面拿拳頭高背面，揉一揉鼻子，這是給什麼東西弄癢，就要這麼做的。紫紅的太陽，橘子柑一般，從東面地平線慢慢爬起。罩着平野的薄霧，便顯着微光，轉成乳白色。一直淡下去，逐漸消散。園有竹樹的各個院子，露着炊煙纏繞的草屋頂，就由近而遠地，漸次分明起來。蒼白的星，隱沒了，天空轉成青白的顏色。

邵安娃挑完了吃水，蹣在門前石獅子旁邊息氣，並想晒晒太陽。一面摸出皮烟盒子，慢條斯理地裹煙捲。臉上老顯得木然呆笨，彷彿從沒歡喜，也不發氣似

的。

汪二爺披着馬褂走了出來，抹有黃油樣的臉上，給初出的太陽一照，便發出紅光，邊扣衣鈕，邊大聲嚷道：

「呵，好太陽……今天要晒糧食，大家都到堂房去挑吧。」

黑緞面子已經發黃的馬褂，邊沿上露出髒污的羊毛，就在這那扣鈕子的聲響上，翻動着。藍布長棉袍，倒是去年冬天新做的，但在這髒土上，却冒了一大片油漬。

趙長生掠了一眼，不理他，只向牲口大聲威嚇，罵出各種不好聽的話語：要示他做事的緊張和熱心。

劉老九卻停住了手，冷冷地回答，但眼睛還是瞟遠子，並不抬起頭來。

「挑，燒房裏的高人做啥……今天要淘堰哪。」

汪二爺有些惱怒，但更責備他一下，又覺得道理似乎並不在自己這邊，只好伸起手指，朝頭髮裏戳着——紅結子，沙膩烏光的緞瓜皮帽，便隨手偏在一邊了——然後這麼說道：

「淘堰……這樣早就去麼？」

聲音雖是嚴厲得很，但也不一定強迫他們。隨即將扣好鈕子的手，向身邊

的邵安娃一伸。

「你去！你去！」

邵安娃不答允，也不反對，就把剛裝在烟袋上的烟捲摘下，慢慢放進皮烟盒
子，然後探索似的塞進懷裏去，好像對於衣袋的位置，還不大熟悉樣。一壁緩緩
站了起來。

「快一點，快一點！你就像半身不遂的老人樣！」

汪二爺對於這人的叱責，總是搞慣了的，一下就溜出口來，但這一次，却是
有意藉此要給劉老九他們一點點顏色。

趙長生這時停息着了，一面摸摸頭上纏的那條黑不黑白不白的帕子，看他那
不體面的鬍鬚頭，是不是又添其不備，出來丟醜了，（這是由於長久的小心，造
成的習慣。）一面對汪二爺那邊，討好地喊道：

「等一下，我就來挑！」

回頭向那袋走下來的騾子，大聲地叱罵：

「狗頭，狡猾的賊，你是少不得一根鞭子的。」

騾子聽見鞭子響，把雙耳往後一倒，就趕緊朝前竄去了。

趙長生接着小聲咕嚕道：

「媽的，我才替你挑，燒房那些東西，在做啥？」

太陽已由紫紅，變成耀眼的金黃了。木槿花籬側那幾株烏桑，在沒葉的枝上還纏有蛾眉豆的枯籐的，就像水墨畫一樣，在微微潤溼的地上，繪着瘦長的陰影。越過籬棚那邊的一片田野，綠海似的龍巖菜，麥苗，和豌豆，（註一）以及快要開花的江西苕和油菜，那帶着朝露的光芒，和淡淡的光霧，織成了春天大地的綺麗。院子上頭的天空，繞飛起了一羣鴿子，響着哨子的聲音。

劉老九刮着鏡子上的垢膩和牛毛，斜起眼睛一看，汪二爺卻安娃已走進去了，就嘲弄趙長生道：

「我看你到該吃一鞭子。……它狡猾，哪及得着你！」

趙長生刷了驢子一鞭，彷彿誇耀自己的聰明似的，向劉老九笑着罵道：

「你比它（指牛）還蠢，我說的。……要是你不蠢，你就不會在這裡替它籠蠶子了。」

劉老九剛彎下身子，便又馬上伸起腰桿，翻過頭來，將下巴朝前一遞，就拿拳頭的背面，擦一擦眼睛，譏笑道：

註一 朝豆即蠶豆，江西茗即紫雲英，油菜即芸苔，以上均依土名稱呼。

「咳，我到要看看，你發迹了麼？……唔，還不是在這裏經園（註二）騾子！
綰長生將手裏的鞭子一揚，笑扯扯地說道：

「老弟，我可是用的這個哪。」

顯顯威風似的，順手又給騾子一鞭，騾子加快跑了起來，一壁不平地噴着粗重的鼻息。

靜靜站着的水牛，突然迅速地搖尾巴，耳朵一擡一擡地，啾啾唧唧唧唧了
起來，現出不安的樣子。

「你這東西！」

劉老九給它一巴掌，一面抬頭看：那邊菜田埂上，張家小麻皮（他每天早
上都走過這裡，對於汪家院子裏那兩株梟角樹上的鴉鵲窩，看了一會，才能
過癮，因為他老是喜歡爬樹子，偷雀鳥的蛋的。）正牽一條牯牛（註三）走着，那
牯牛也在啾啾唧唧地回答過來，便罵道：

「媽的，你又在招呼你的野老公了。……你這偷漢子的傢伙！」

註二 經園，何換之意。

註三 牯牛即公牛。

「怎麼不偷？跟你這蠢東西，有啥味？」

趙長生嗤笑起來，一邊把鞭子挾在脅下，一邊取出煙盒子來裏煙。

「滾你的！」

劉老九罵了一句，隨即向晴朗的田野望了一下，自言自語道：

「不早了，去收拾冤兜（註四）吧！」

說着，就把髒手朝牛背上擦了幾擦，提着烘籠（註五）走了進去，一會便拿一把乾香的稻草出來。水牛看見食料，便不同那邊的犍牛招呼，連忙張開嘴，平豎起尾巴搶上前去。

劉老九翹起两片厚嘴唇，像母親責備頑皮孩子那濃似的罵着：

「還是隻吃喃，我看你就……」

一面把赤裸的粗臂膀，扯扯絆絆地，穿進袖子去。纏在頭上的藍布帕子這時鬆散了，就暫時讓它落在肩上。

趙長生從腰帶上摘下煙袋來，裝上煙，一壁嘲弄道：

註四 冤兜，形類木其，竹篾編的，中繫硬竹圈，可以挑。有耳絆，可以提。

註五 烘籠，硬竹篾編的，中盛瓦鉢，可以裝火屑。裝氏冬季，即以之禦寒。

「告訴你，不是要你的草，它怕你打爛醋罐子哪。」

「滾，不要儘放屁了。」

劉老九將藍布帕子重新纏好，見趙長生在叭烟，自己本不想吸的，也禁不住擠出他的烟盒子。

這時圍牆上作巢的土蜂子，都鑽出來了，在暖融融的陽光裏面，顯着麻般似的牆邊，嗡嗡的叫，亂飛着。大門瓦簷上的家麻雀，吱吱唧唧地，一會兒噙噙噙噙落下空地，一會兒又噙噙噙噙上頭飛，顯出極端歡喜的樣子。

挨近菜園那邊空田裡，擺着許多條竹篾編的晒墊。邵安娃和燒房裏的兩個助手（他倆都圍着白布圍腰，穿着黑布鞋子）一家一担玉麥包子子，從大門側邊的角門挑了出去，就倒在晒墊上面。晒墊邊上幾隻啄着的雞色母雞，看見人來了，便連忙跑開，站在遠處，望着頸子，現出偷瞧和驚訝的神氣。等到人都擠着空糞筐進去了，就又呢呢地叫着，跑了回來，用嘴尖急忙忙地啄取，有的呢呢着了，便伸長頸子，一邊發動着，一邊發出嘶聲。另一隻紫冠紅羽的雞公，却並不啄啥，只是跟在雞後的後邊，拖下一邊的翅子，像流氓似的胡調着。雞母惹生氣了，總是回過頭來，啄它一嘴，再行吃它們的食物。

燒房裡的兩個助手，已經挑出四次了，邵安娃才三回，他就是這麼一個人，

老是慢怠慢怠的。可也怪不得他，爹媽把他製造得太馬虎了：腰身長，足幹短，人家三兩步就可走完的路，他總要搖擺它四五下。但他不躲懶，事情也做得多。那兩個助手只擔大半籬筐，他却挑得滿滿的。

趙長生看見他走過，摘下煙袋，吐一口痰，笑他道：

「啓，這樣賣氣力做啥？」

他就把多肉的有點蠶氣的黑臉，從扁擔上車過來，舌頭弩在嘴皮上，傻笑道：

「挑少了，只壓着肩膀。」

「傻瓜！」

趙長生輕蔑地罵了一聲，剛要把煙袋啣在嘴上，突然角門那邊送來了談話的聲音，這是汪二爺同烤酒匠人走出來了，便趕忙把煙捲捏熄，挾在耳朵上面，煙袋則胡亂地插在腰帶裏，一壁朝大門走去。

劉老九拿着鋤頭，扁擔，跳板，以及冤兜一類的東西，正走了出來，後面尾着兩隻一黃一黑的狗，跳跳躍躍的，他嘴上翹着短短的煙袋，並不取下，只用舌頭一攪，移在左邊嘴角，就向趙長生喊道：

「走，走，你喊聲都安娃。」

一面便將扁擔，鋤頭，冤兜丟在地上。趙長生却不去拿，只回轉身子，向角門那邊望去。汪二爺一壁同那着白圍腰的烤酒匠人談話（他們正嘆氣着目前酒的跌價和酒稅的增加）一壁朝他和劉老九打量過來，他就伸手搔搔耳朵背後，提高嗓子，猶豫地說道：

「唔，我還打算去幫他們挑一挑哪。」

劉老九看一看汪二爺也大聲地回答道：

「你看一看太陽，……壞長家的人，都不先去麼？……我們還該去於乾糧水哪。」

趙長生一面望着汪二爺，一面回答道：

「還早，還早，去挑糧食吧。……公衆的事，那能等子？」

雖是這麼說着，自己却並不去做，只將忽然落下地的爐捲，檢了起來，重新挾在耳朵背後。

在汪二爺看來，趙長生的話，是剛剛合着了心意，但這麼當面說穿了，却是不行的。因為無論那一個都要顧到面子，何況一向愛做公衆事的汪二爺呢，便將惱怒劉老九的心情，直對趙長生發洩了。

「公衆的事不忙，還忙啥人的？這真是……邵安娃，放着，你同他們去！」

趙長生本是討好的，但結果却挨了罵，便不好意思地紅漲着臉，一溜兒暴地鬆鬆布腰帶，另行拴過；將衣衫的吊擺，胡亂地紮在腰上。煙袋掉落下地，也沒看見了。

汪二爺雖是那麼說，但眼睛還是朝劉老九輪了兩輪，馬起臉道：

「一天到晚，就啣着那根灰煙袋捋子，吃哪，要有時氣嘛，……」

劉老九這時才把煙袋捋子一摘，連頸上的青筋也漲了起來，憤憤地說道：

「你問問他，……我一大清早起來，還沒吃一餐飯。」

一面將拿着的煙袋，朝趙長生指了一下，隨即滾在牆上，做出不怕什麼的樣子，一面就把自己該拿的一份東西，拿着便走他的。

趙長生和邵安娃就將剩下的扁担，冤罪，鐵頭和一條蹀板，分拿着，尾上前去。兩條狗，原是跑到木樁花籬下，尖起鼻子，東嗅西嗅的，回頭來，一見他們走了，便跳着，追趕着，跟着跑去。

二

野草鋪着的村路，是沿着院牆南邊的溝渠的，正給棲木樹的枝影，和晨光一

道兒，繪上了木炭色的素描。在溝邊，漾動着草葉苔衣的流水，則發出一股股清新涼潤的氣味。三個人向西邊走着，頭上，背上，不時粘着樹上滴下來的朝露。劉老九昂着頭，跨着大步，嘴角上翹起烟管，一面走，一面向天空吐出青色的烟圈，彷彿晴朗的天野，都是爲了他，才展開似的。

趙長生一路罵着套園子(汪二爺的綽號)凡是一個下流中國人愛罵的醜話，他都一一使用到了。起初一陣，到後來爲了出氣，隔一會，便成了興趣：娛樂旁人和自己了。

邵安社落在後頭，對於那兩隻忽然跑起來，忽然停止着的狗，不住撮起嘴唇打招呼。他就是這麼愛同狗玩，一面狗在一塊兒，便溜滾了，不像對人那麼拘束，那麼呆板。因爲他覺得狗對他很有趣，聽話。不像人似的，忽而這樣，忽而又那樣子，一天以內，就有幾種臉色。往常吃完飯的時候，他總愛把碗剩下的飯粒，捏成小糰子，對黃色的來寶，照眼前晃一晃，喊道：

「攪東西，打個滾！」

接着又向黑色的招財叫道：

「小乖乖，你也來一個！」

然後把飯糰子，丟給它們，作爲犒賞。狗呢，一見了他，便十分高興，不住

地搖尾巴，尤其是招財，最愛伸長油光水滑的腰部，在他足桿上擦溜，現出極嫵媚的神氣。出門的時候，喜歡隨着他，做他的伴侶。

趙長生見劉老九半天都沒有添言搭趣，就更想出些動人的花樣來了。

「你看，春圓子會是我的對手麼？配！只消照屁股一足，管叫他稀屎流一褲子。」

在往天，劉老九對這樣的話，許是要笑起來，現在却只拉嘴角，鄙夷道：

「賴鈴子，我聽見你說過一會回了。……叫喊的麻雀，沒四兩肉的，真是！」

「不要量識人，你敢打賭麼？你敢？」

趙長生漲紅了臉，趕前走了幾步。

「打賭？咳！」劉老九並沒有回過頭來，只是取下烟袋，朝滾滾流着的水上，吐一口痰，輕蔑地說道：「你做得出來，我手板心裏煎魚給你吃！」接着仍舊把烟袋啣在嘴上，叭了起來。

趙長生更加生氣了。剛好這時那隻又胖又笨的黃毛子來寶，溜到他足邊，他就趁勢，猛踢一下，痛得來寶格朗格朗地嚎叫，

劉老九把挑在肩頭上的東西一移，偏回頭來，冷冷地嘲道：

「嚇，沒吃油大麼？（註六）它不是春圓子哪。」

「媽的，你不要看不起人！只要招糲子（註七）我就去。那時候，你看，多少人都要吃砲兜子的。」

趙長生堵起嘴巴，重重地踏着足步。

劉老九覺得已經氣着他了，就高興地挺一挺眉毛，呷他玩笑道：

「總不會有我吧？」

「不會？到那時候，你就看見了，第一個遭打的該哪個？」

「那好極了，」劉老九邊走邊吐了一口烟圈，仰起頭，笑開了。定了一陣，才又說道：「等你摸槍的時候，我還會在這里嗎？那你去找鬼！」

趙長生是容易生氣也容易化氣的，聽見這話，到反而高興起來。

「你也有這個意思嗎？我所以寫你要老鴉等死狗呢！！寫，我們大家進去，連邵安娃！這碗飯有渣吃頭？他娘的！」

回頭又向邵安娃道：

註六 沒吃油大，係指吃時生的意思。同一餐吃下人就是吃時生的頭吃

油筆。

註七 糲子，指兵。

「邵安娃你也去，我勸你。」

等到說出這一句話，才看見邵安娃是離得老遠的，便又加大了聲音，喊了出
去。

邵安娃却還是沒有聽見，正一面走，一面向敲着一隻足的來寶，咕咕嚕嚕地
抱怨：

「你不聽話，你亂跑，媽的！看嘛，腸子踢出來了，我才不愛管的。……！停
一停，你傻跑；媽的，讓我看看，到底踢着哪里？蠢東西，你該學學招財。……
招財，你乖的！」

「蠢東西，你娘的，你在唸啥葫蘆經？我說，你肯吃糲嗎？那是三塊錢一個
月的差事哪。」

等到趙長生這麼罵了之後，邵安娃才遲遲疑疑地問道：

「吃糲？那不是要……要打仗麼？」

接着搖一搖頭。

「你簡直是一條驢子，一條生就的驢子！」

趙長生邊罵邊吐了一口痰。

邵安娃料不到會來這麼兜頭一罵，身子顫了一下，挑的冤兜，竟然滑落一隻

，便紅着臉去檢他的，沒有答話，只心里惱怒地想着：

「你這人真不好，無憑白故踢狗，還沒頭沒腦罵人。」

然而，這只是藏在心里吧了，臉上並不怎樣表露出來。他對於別人的罵。一向就是用沉默和隱忍來回答的。

劉老九將快要燒完的烟斗子留戀地叭着，直到發出滋滋的聲響之後，才取出嘴來，向河頭的扁擔，扣去煙灰，插在腰帶上。聽見趙長生那麼放肆，亂罵人，就放緩了足步，回過頭來罵道：

「不要太高興了，拿鏡子照照你自家吧，兵要像個兵哪。」

趙長生立刻冒火了，臉青着，忿忿地說道：

「媽的，棒老二（註八）不是人做的？」

劉老九只張大了眼睛，回頭來看他一眼，便加快足步走他的。

趙長生立刻覺出這話不宜這麼亂說，便掉頭望望周圍：近處天路邊上，陳家么店里，那個叫做息一會兒再來的老板娘，正在屋後的簷下，忙忙碌碌一竿要晒的衣裳。遠處，院牆側，田埂上，則活動着黃牛水牛和人的影子。

春天的村野，已經全然醒來了。

但這裏話一停止，却是靜靜悄悄的，只是路邊小溝的流水，在潺潺着。

再走一會兒，小溝便連接着一條橫起的大溝。那是較小溝地位處得高些，且容納着多量的水。原來除一條發源於烏木沱的正流而外，還另加一條來自遠處申家堰的。（這是申家堰的支流，正流的水多了，才放到這里來的。）大溝和小溝的相通處，是一條石板砌成的窄狹陰洞，而洞上面便是橫臥着鄉村的大路，聯繫着遠近幾個鎮市的交通。現在沿着這條車轍很深的大路上，已有人挑着米和雜糧去趕街去了。全時，溪溝灣處，樹影遮蔽的那邊，且慢慢響來了運貨手車的吱吱啾啾的聲音。

陳家么店子，賣茶賣酒和賣一些零星雜物的，也正挨近在這裡。老板已經五十了，頭頂盤着小辮子，終天嘴角上，吊着短烟袋，悠閒地坐在櫃台里面，無論你買什麼，只用鼻子「嗯」你一聲，總不大講話的。老板娘比起來，却年青，只三十來歲，粗皮大臉，翹嘴巴，是個愛說愛笑的傢伙。但很能做事，店里一切全由她招呼。兩隻纏過却又放了的足，勾鐮刀似的，常常不住地拐進拐出。遠近來來往往的人都知道她，一提起，便笑起來了，「嚇，那個息一會再來麼。」現在老板娘晒衣衫看見劉老九他們，都拿着窰里跳板一類的東西走來，知道這一年淘堰開始，她店里的生意，又有好幾天熱鬧了，因為淘堰照例都是從她的店門口起，一

直淘到烏木沓去的，她一面把帶有香磁子（註九）氣味的溼手，朝腰帶圍腰上揩着，一面將足朝前拐了幾拐，笑嬉嬉地打招呼。

劉老九一面走進店子去，把跳板冤兜之類，放在茶桌子間，一面仍舊舉起了鋤頭，這麼說道：

「費老板娘的心，東西請照顧一下。」

老板娘也跟着走進店里，把夜來放在桌子上的一條板凳，順手取了下來，一面回頭望望屋角泥爐上的那隻瓦壺——水汽到還沒有冒出，但藍色的煤烟，却正從壺底下鑽了起來，說道：

「忙啥子？吃杯茶嘛。水就要開了。」

「老板娘，不要客氣了，息一會兒，再來。」

趙長生剛走進來，一面放下肩上的東西，一面眨巴刁滑的眼睛，就這麼搭嘴

「挨刀的，大清早晨，看我咒你！」

老板娘將屁股一歪，便轉身過去，抓着一張稀髒的帕子，直對着板凳桌子，一陣用力地擦着。

註九 香磁子，鄉下人用其外殼洗衣，効吳等於肥皂。

「你才是，人家老實話囉。」

趙長生將鋤頭往肩上一放。眼睛飛一下櫃台里面，便一邊笑着，一面尾臂劉老九走了。

最後邵安娃來放寬兜的時候，老板娘看見他並不招呼，只是帶機地一笑，便將她那已經翹起的嘴唇，更加翹高起來，打頑地罵道：

「放開些，你這齷家子。一年到頭，酒也不吃，茶也不吃的東西。嗟，驢子，你聽着沒有？我說的，出錢才准放。……我問你，你的王錢哪里去了？是不是你那老虎婆娘，全給你搜個一乾二淨？」

邵安娃憂鬱地點一點頭，臉上還帶着幾分羞媿的神色。

「沒出息的東西！……我不可憐你。」

老板娘將拿帕子的手舉了一下，就又埋頭去擦桌子去了。

邵安娃拿着鋤頭出門一望，看見招財和來寶，已跑到沿申家堰溝那邊的路上去了，正對着一條挾尾巴的灰狗，前前後後地嗅着，便撮起嘴唇喚了一聲。但那邊沒有答允，也不轉來，便邊走邊罵道：

「這兩個不聽話的東西！」

向烏木沱那面的溪溝走去，兩岸夾植着高大的榉木，楊柳，麻柳，以及枝條茂密的桤格蚤樹，挨近水的地方，還長着青色的菖蒲和打破碗花。水很深，顏色也清亮，表面只是悠悠地動着。底面却現出樹枝的倒影，更下去，就反映着明靜的天空。泥沙，苔衣，水藻之類，倒反而看不見了。

大溝左近一帶，以及伸到烏木沱那邊的，全是一望青青的易老喜的田野。那是灌申家堰的水，和野豬堰這一帶人家只是在保甲區域的劃分上，全屬一個團局吧了，別的是聯不起什麼關係。但野豬堰大溝兩岸的土地和樹木，却又是易老喜的。他這時就提着檢狗糞的窠兜，在田頭上走，一面尋覓沿路的狗屎，一面用眼睛在溜這面走着的三個人。他老是這麼樣的，遠遠的就打量你，盤算一通。等你要走攏身邊了，他却順下眼睛去，彷彿不會看見一樣。就是同他對面談話時，他也不多看你的。只在緊要的關頭，始望你一下，但這一瞥的眼光，是含着多種多樣的意思：比如明明先前聽見他答允了，現在才覺出那是有點靠不住的。其實，他答允過的話，到並不翻悔，只不過他那眼睛，老是使人感到疑慮，驚惶，或者迷眩罷了。

「媽的，你在打甚麼？老子又不偷你的姐兒妹子！」

趙長生看見易老喜在遠遠地一路偷望他們，便這麼低聲地罵着。

劉老九掉過頭來看他一眼罵道：

「你罵那個？……闖着鬼了，一大清早，就聽見你在咕咕嚕嚕的。」

「全你沒相干，我罵他！」

趙長生用嘴巴朝易老喜那面一遞。

「你簡直沒球事了！……去洗二煤炭嘛！」

劉老九見他這麼無事生非，罵了一聲，便仍舊朝前走他的。

趙長生即將肩上的鋤頭一移，滿有道理似的回答道：

「我討厭他，一看見就生氣！……那對耗子眼睛呵！」

大溝的右邊，是一些漸漸低下去的沙地，夏秋時候滿鋪着黃豆苗和花生藤子的，現在却空了起來，殘留着剛剛扯後的白蘿蔔和紅蘿蔔的敗葉。沙地盡頭，却是一條通過平野的大河，除了七八月間，遠處山洪暴發，平河兩岸，全是滔滔奔流泛濫而外，平常日子，就全是乾的，河底裸出陽光照白的泥土和石頭。有些地方，且縱橫着芭茅叢生的小溝，和林木茂密的小堤，竟將沿河景色，弄得十分荒野，若在黃昏和夜里，還會使過路人害怕哩。

在大溝逼近河身的地方，有條一兩丈長的缺口，一年到頭，都用竹編的籠兜，（註十）裝起石頭，面上泥塊，來堵塞着的，只在春天淘漲的時候，才把它挖開，讓水全行瀉了出去，直到溝底淤澱的泥沙雜物，全部疏浚之後，始重行換上新的籠兜，

劉老九走到這里，把鋤頭順在身邊，一面摸出烟盒子來，裹着烟捲，一面用眼搜尋籠兜破爛漏水的地方，因為從那手下，是要比較容易的。

趙長生却沒有拿烟來裹，也不注意他目前就要開始的工作，只朝附近沙地一間草屋望去，那是後面擁着竹林，前面鋪有青色菜地的。他每次來到這裏看水（看籠兜寒着的缺口，如有走水，便要挖泥巴去敷緊）都要尋找機會，全那屋里的女主人說幾句笑話。女人的綽號叫做「鋸子」。雖沒有息一會兒再來那麼有名，但這四鄉的人，却大都知道。她嫁過兩三個鋸木匠，都是嫁一個，死一個，所以人家說她就像鋸子一樣，將每個丈夫如同鋸木頭那麼鋸了的。因此便承襲了鋸子的聲名。現在他就正蹲在菜地里，替快要抽苔的蒜苗，拔着雜草。四歲大的一個女孩，臉像滾屎鴨蛋，流着兩條清鼻涕的，則在門前灰堆旁邊，弄着瓦片和石頭。

劉老九腳着煙袋，將褲腳紮起，爬下堤坡，跳到籠兜上去，就是一鋤，隨即鬆了手，朝手掌心吐點唾沫，然後再動手挖。挖了好幾下，已將面上的泥巴挖去，露出了籠兜和石頭，却還不見趙長生下來幫忙，便喊道：

「死人，你在幹啥？」

「忙個啥？」趙長生嫵媚地這麼回問着，同時向那慢慢走來的邵安娃喝道：「走快一點，膠粘着跨哪。」隨即把頭上的布帕子撲了一下，就走向蒜苗地那邊去，蹣手蹣足地，站立在那女人的背後一會兒，才忽然大聲，喊道：

「嚶，客來了，都不招呼一聲麼？」

「呵呵，魚兒子，你把我嚇得一大跳，」女人把帶笑的胖臉蛋，掉轉過來，睜大眼睛，看了一下，接着正起臉孔問道：「今天要做啥？」

「做啥，淘堰哪！」趙長生眉毛挺了兩挺，現得很神氣的樣子，一面也就蹲了下去，順手摸摸那些肥大的蒜苗，毫不勉強地說道：「呵，盡都懷胎了喲。」
鏡子有點臉紅，做出生氣的樣子，問道：

「你在嚼啥子蛆？」

「呵！你真多心，我在說它們肚子大了，快要冒蒜苔了哪。」
趙長生笑着，一面兒戲地，把蒜苗的一匹青葉子，從頭到葉尖，用兩根指頭

埋了起來。

「滾開，滾開，去做你正經事吧，不要在這里德兒當的。」

女人將手一揚，就埋着頭，只是忙忙地扯草。

「我來有正經事的哪。」趙長生立刻一本正經地說，「那邊籠兜弄不開，你肯不肯？我要問你借件傢司！」

「不行，你要借我的斧頭麼，那會砍着石頭的。」

「哪個要你的斧頭？我是要借那個……。」

「啥子東西？你嘴里啣着狗屎啦！」

「我想把那籠兜鋸一鋸，就爭一把鋸子。」

「你在胡說八道，你看見誰拿過鋸子鋸籠兜。」

「嚇，你簡直好記性，我就用過哪。」

「呸，你這要死的！」鋸子一下子明白了，立刻滿臉霏紅，抓着泥塊朝趙長生打去。

趙長生嚇嚇地歡笑起來，偏動着頭，躲避着。

「嗨，狗東西，你才安逸喃？」

劉老九從淺草的堤邊，露出包藍布帕子的頭，大聲抱怨。

趙長生立起身來，得意而高興地回答道：

「就來，就來，借着鋤子就來！」

「扯，一天就是抱雞婆打擺子，又撲又顫的。」

劉老九這麼罵了一句，就把頭縮下溝坎。

趙長生走了回來，看見易老喜在溝那邊立着，正將伸向田間的一條插蠟樹枝子弄斷，一面又在偷偷地打量他，他就照平常的例子，做出笑臉招呼道：

「請早，易大爺！」

以前易大爺對這樣的招呼，定規也要來個「請早」的。此刻，却只是沉着臉，現着很忙的樣子，鼻里哼了兩聲，算作回答，就立即提着狗糞窰兜走了。

趙長生見他隱藏在棧木樹和芭茅的那邊了。才對着溝里吐了大口痰，罵道：

「狗坐窰兜，不受人抬的傢伙！」

靜悠悠的水面，便立刻動了一大圈的波紋。

劉老九息着手，把鋤把子順在懷里，仰起頭說道：

「這是你自討沒趣！我麼，要理他，就不要背後罵，要背後罵，就不要理他！——」

接着，朝兩隻手板心里，吐一點口水，互相搓一搓之後，就又捏着鋤把子挖

起來。

趙長生朝牌上摸摸，突然失聲叫道：

「呵呀，我的煙袋呢？」

急得在草地上，轉來轉去地找尋。隨即向溝坎下邊的邵安娃問道：

「你看見我的煙袋沒有？一定掉在路上的。……聾子，你耳朵搨蚊子去了！」

邵安娃滿頭是汗，正吃力地挖，泥塊，趙長生間的這個時候，剛好一鋤就挖通了，水立刻朝大河荷荷地奔去，石頭，泥塊，也發出了崩裂和滾走的聲音。沙灘兩旁密密長着的馬苜蓿，和淺淺立着的眉毛草，便給水淹着了，還有露在外面的，也浸滿了雪白的泡沫，這些低窪地方的枯草，去年留下尙未給人割去的，爲水衝動，一起一伏，好像風在吹拂一般。招財和來寶，原是在乾河底追逐那些撲地飛走的野鴉雀，給水和渣草，突地衝到足下，便趕緊跑上岸來。來寶害怕得挾緊了尾巴，返轉身去，汪汪地吠着。招財却向溝里的邵安娃，驚異地打量，似乎想從他嘴上看出一點究竟來。

劉老九爬上溝坎，扶着足桿上的水珠子，一邊向邵安娃喊道：

「不要挖了！不要挖了！」

又立刻罵趙長生道：

「媽的，掉了就算了，還要找個啥？……快去借蝦芭（註十一）來，我們接魚哪！」

「算了，人家是玉石嘴子哪！」

趙長生重新看看地面上，拿足腳踏周圍的青草。

「等一會再找，說不定是掉在屋里的。」劉老九就拿水溼的手來推。「快去向鋸子借借……嗚，你看那不是一條大魚麼？」

大溝的水面，因為朝下奔馳的牽引，便大大激動了，平日安居水底的魚蝦，都驚得直朝水面上竄了起來，迅速地劃出許多細小的波紋。劉老九又高興又惋惜地說道：

「不接着，那多可惜呀！」

「媽的，昨天晚上，夢見檢銀子，拿在手裏才是夠糞，我就曉得今天一定要餓財，媽的，果然打失了煙袋。」

趙長生無望地拍拍兩手，但眼睛一看大溝的水面，也馬上動心起來，就咕嚕地抱怨自己，一面直向鋸子那邊走去。但鋸子已經自家走來，一隻手拿著木樁索子，一隻手提著大蝦芭。因為必須獨立過活的日子，已把她練尖滑了，她懂得這

註十一 蝦芭，細竹篾編的，各處虛著縫隙，水可通過，魚却被裝著。

堰水一放，溝里面定有油水可撈的。

這一回，趙長生却爭先下水去了。他叫邵安娃把蝦籠安放缺口上，自己就在蝦籠兩邊打上木椿，拴緊案子。這樣，蝦籠才不會給水冲走。

劉老九見趙長生那樣熱心，便坐在溝坎上息氣，靜靜地叭着煙，他兩隻棕黑的腿桿，長伸伸地擺在草堤上，就像橫放着的兩條小鐵柱一般。

鋸子看了一下，心里暗自納罕道：

「好結實的傢伙呀！」

這時她的女孩却突然在菜地那邊哭起來了，原來這小人也要看熱鬧，剛走在半路，就給招財和來寶，歡迎過去，且拿鼻子朝她身上亂嗅，便把她嚇得一屁股倒坐下去。

鋸子回頭，一眼看見了，便「叫呀」地叫了一聲，接着罵道：

「這是哪來的野狗哪！」

一面拿石頭拋打，一面急匆匆趕了過去。

劉老九便取下烟袋，大聲說道：

「不要緊！不要緊！……不會咬人的！」

隨即撮起嘴唇來喚狗。

錫子扶起小孩，一面抬着頭，半噴半笑地回答道：

「你這說風涼話的傢伙，……把人都要嚇死了，還說不要緊！」
劉老九從來不會同她說過笑的，便不禁臉紅起來，低聲罵道：

「這野婆娘！」

跟着，就把煙袋湊上嘴巴，這時，趙長生已經爬上溝坎來了，便向劉老九開玩笑，故意大聲問道：

「你叫她啥？……哈哈，叫得對！叫得對！」

錫子抱着小孩，提着木桶走來，對趙長生罵道：

「啥子叫得對？……你吃笑婆子的尿了！」

「你還不曉得嗎？他叫你野婆娘呀！」

趙長生見劉老九在向他表示眼睛，便一面笑着回答錫子，一面逃避似的跑開幾步。

劉老九紅着臉，捏着拳頭，嚇趙長生道：

「你再胡湊些……看我不捶你這狗頭！」

錫子就對劉老九看了一下，假裝生氣那麼說道：

「我看你也是個不老實的傢伙！」

一面就脫去鞋子，下水去拿蝦筍里面窩着的渣草，她原是丫頭出身的，自小就大着一隻足板，沒人替她包纏過。

趙長生怕劉老九真的生氣了，就向天空看看說道：

「不早了！我們轉去吧！」

隨即做模做樣地朝溝里吩咐道：

「你可要好好守着，不要亂跑！等會轉來，我們同你四股平分！」

「瞎說！四股平分！」鋸子仰起腰來，手里抓的一把渣草敗葉，水淋淋的，並不丟去，「我一個人要花大半天的工夫哪！」

「那麼我們同你平分吧？」

「就是平分，我也划不過！你們做些啥？不過安一安蝦筍！」

鋸子把手里的渣草丟開，又彎下腰去摸。

趙長生不滿意地笑道：

「那活見鬼了，照這樣說，我們三個，簡直一根魚都不該得了！」

鋸子又抓起一把草葉，隨手丟去，望一下趙長生，又望一下劉老九，笑着說道：

「那又不是這樣說！……我煎好，你們可以來吃一頓哪！只要你們帶罐清油

來，我是可以請客的。」

鋸子一面說着，就一面爬上籠兜。

趙長生看一下鋸子，又看一下劉老九，便笑着說道：

「你看，魚沒有要着，到反要出脫一罐油了！媽的。同你這人真是打不得私交！」

隨即帶着同意的神情，向劉老九說道：

「也好，難道我們還分回去，送給春圃子麼？」

劉老九扣去了煙斗子上的煙灰，爬起身來，一面拿鋤頭，一面回答道：

「我說在先，油是你答允的。我只能帶張嘴巴來吃哪！」

跟着就把鋤放在肩上，只顧走他的。

鋸子已從籠兜爬上溝坎來了，就高興地接口道：

「對的，油是包在他身上了，你們兩位空身來就是！」

一面又揶揄趙長生道：

「聽清楚！沒帶罐油來，你有本事進門，就賭你能！」

趙長生一面拿鋤頭準備動身，一面做出似笑非笑的樣子，小聲說道：

「帶油？我還會給你帶件衣料子來呢！」

隨即大聲笑道：

「只可惜你不配呀！」

連忙跑開了。

「呸，不要臉的東西！」

鋸子罵了一句，便回去拿裝魚的木桶。

邵安娃累得滿頭是汗，坐在旁邊把煙葉慢慢裹着息氣，裹了好一陣，剛裹成一枝，却又見他們走了，便只得仍舊放進煙盒去。慢慢立起身，一面肩着鋤頭，一面掉頭四望，找尋他的狗。但狗已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四

他們走回陳家公店子時，太陽已經很高了，但來淘堰的，只到了汪四麻子。他是汪二爺的家門（註十二）屬於遠房姪輩之列的，雖沒什麼錢，但因人會奉承，說話又極乖巧，汪二爺便很看得起他，給他八九畝田耕種，不要他的押租。每年秋收只出租穀。因此，他一同人家談起汪二爺，總把聲調弄得甜蜜蜜的，「那，

我們二爸……」彷彿也就是汪二爺的親姪子一樣。而且他每回和人高談闊論，差不多十有九句，全是由汪二爺那裡聽來的；在他以爲汪二爺才是道學本身！他這人家哪會錯呢？他這時正同老板娘談天，講一個出色的笑話。樣子當面飛色舞的。

「那真是棺材伸手，死也要錢的傢伙！」

「呸，清早八晨的，就拾篋（註十三）；；不忌，不忌，百無禁忌！」

老板娘本是正聽得有味的，突然聽到他說死，趕緊罵他一句，又連忙做出纏解的神情，這是他家裏人失口說出不吉利話時，她便要這樣做的。

「那有啥要緊？」汪四麻子右手往外一揮，剛要繼續說下去，因見劉老九他們走來了，便又擡起剛才說過的。「你們看，這樣的狗夾夾都官，爲了不肯添船錢，就情願自家走過江去，船伕子看見他們要淹過頂了，心裏不忍，便叫道：『算了，不要你添多，就添一個銅板吧！』那知道他還是不肯，情願丟掉老命，也不肯捨分文的。」

趙長生一向愛同他說笑，便一面放下肩上的銅頭，一面用手揮他道：

「你又在衝殼子了！沒事做！去通一轉吧！」

註十三 早晚以前說了不吉利話，稱爲拾篋。

「嚇嚇，衝穀子？」汪四麻子聲音立刻變成甜蜜蜜的，「我告訴你，這是我二爸前幾天親口講的！他還說，這樣伙去見閻王的時候，閻王爺就發他一頓脾氣，罵他這樣要錢不要命，只合又丟下油鍋。那知他才一點也不怕。還向閻王說道：『稟大王，燒乾鍋炸我好了。……你猜，爲的啥？』連閻王也奇怪起來，……他說，我想請你把買油的錢折給我哪……哈哈，你們看，狗到這步田地！」

衆人笑起來了。汪四麻子就更加得意，伸長頸項，逼緊趙長生說道：

「你敢說這是衝穀子（第十四）的嗎？」

趙長生素來嘴巴子是不讓他的，惟獨一同他談到汪二爺，就可不開腔了，這次也一樣，不開的，只是紅了臉。汪四麻子深懂他這種毛病，就故意在人前，說些話來虎住他。隨即望望溝那邊的田野，看見易老喜在遠處溝邊走着。就向大家遞一下嘴巴，說道：

「我二爸還說，那位狗夾夾，說不定也會向閻王要油錢哩！」

衆人又笑起來。那安娃帶着兩條狗，剛剛走到，他也和着大家莫明其妙地笑着。汪四麻子最愛說這實人的，就作古正經地問他道：

「你在笑啥？」

註十四 衝穀子，說謊。

邵安娃紅着臉，囁嚅起來：

「我……我……那……」

汪四麻子正高興得還要說一兩句的，却給老板娘拍一下手打斷道：

「我猜對了！前一向，好幾天早上，汪二爺都打道里過，不去別處，一去就到那邊，（拿嘴巴向易老喜那邊田野遞一下。）轉來的時候，總是馬越臉，見人待理不理的，我猜那其中定有原故。現在聽你說來，十拿九穩了！」

只聽得汪二爺的新聞，汪四麻子一聽見，就要挖根挖耳問個究竟的。因此，便連忙掉轉身子來，對着她詫異地問道：

「啥子十拿九穩？這才怪了，他這人家的事情，哪樣不對我說了？」

「那還不是銀子錢的事情！哪一樣瞞得過我們生意人的眼睛？」老板娘現出比一切人都要精靈的臉色，一面拿手搔一下手腕。

「我自信，我二爺會向他徇來夾借錢！」

汪四麻子越發莫明其妙了，可是說話的語氣，却更加來得有定見似的。

「那你还發不懂了，要我們生意人才明白！」老板娘，剛說到這里，聽見屋里老頭子在叫他吃飯，便回聲道：「就來！就來！」然後又向汪四麻子「你懂嗎？啥子貨一消得，就要趕緊大批買進來。你想你二爺，街上又是洋廣貨舖子，鄉

下又是燒房，銀錢哪又會不拉動拉動一二？」

「這又不對了！」汪四麻子駭她一句之後，就向趙長生他們說道：「你們看，要是拉賬，我二爸人大而大的，何消他天天早上去勞神？我敢說，只消一會子工夫就講成了。」

「你好聰明囉！汪四哥！」老板娘已經朝里面走幾步了，又掉身轉來，「到夾夾哪還不放賬呢？就是利錢高哪！我們借他一二十塊不打緊，拉他三千五千，那你——」話還沒說完，因見老頭子在發氣，罵她怎麼屁話那麼多，就趕緊走遠去了。

劉老九自家去倒杯開水，坐在門檻上喝着，聽到這里，便順拍一下膝頭道：「對了！難怪他這一向脾氣大——從來不罵人家吃煙的，今早晨——」

汪四麻子却看一一下劉老九，大聲說道：

「她全是瞎猜的！……我想一定是替糲子籌款，前幾天不是說城裏又來一批糲子嗎？」

趙長生坐在旁邊有意無意地聽，因為肚子餓，眼睛便不住朝東面瞧望，這時燒房里的夥計已送早飯來了，他就趕緊起身去接，但聽到糲子的事體，卻又停下問道：

「不曉得他們還招不招？」

「招？怎麼不招？你請編頭正合式呀！」

汪四麻子一下子又有說有笑起來。

趙長生把菜碗端到茶桌上，一面紅起臉罵道：

「放你媽的屁！」

汪四麻子已經吃過飯了，但還是仰起頭，望望他手上的菜碗，隨口問道：

「那是啥子菜？」

趙長生連忙報復道：

「你自家都不曉得嗎？……苦瓜哪！」

「亡八蛋！」

汪四麻子明知道苦瓜是指他麻子的，但也不生氣，只把他二爸常常罵人的話，很氣派地使用出來，這就是表示他不屑於和他見性的派頭。

這時溝里的水，已流得淺淺的了。溝坎上冬天落下的乾樹枝，和溝邊種田人隨手拋進的稻草椿之類，也在水面現了出來。溝底兩邊的水草苔衣，先前還隨流走的活水，輕輕拂動的，現已密密的攤在污泥上面，爲陽光一照，發出細小的泡沫。溝底中部曾經爲水冲成一條槽的，還沒有完全流盡，而上便現出水虫和蝦子

劃出的波紋。

汪四麻子背剪着手，在溝邊上走走，時而把頭掉在這邊，時而掉在那邊打量，不久轉到陳家店子來，就向絡繹走來的淘塹人，指一指溝邊道：

「你們看看吧！；我說溝身爲啥子一年年地窄呀，原來就到那里！」

溝坎在水深時，還看不出，水一流盡，便現出有人把它加厚，從上倒下泥土的痕跡來。因爲一般的溝坎，挨溝底的地方，年久月深，照例要給螃蟹掘洞，鯉魚作窩，現得空虛的。而現在却露出相反的情形！等衆人都在觀看的時候，汪四麻子就對易老壽那邊的院子，忿忿地說道：

「看嘛，這回我們得跟他算總賬的？」

老板娘提起銅壺正對茶客們，沖了一通開水，聽見汪四麻子在那麼大聲地講話，就向劉老九他們努一努嘴小聲道：

「這個抱大足桿的傢伙！你簡直得罪不得他的江二爸，說起風他就是雨了！」

趙長生連忙拾起碗，一面吃飯一面跑出去看，向汪四麻子接嘴道：

「那算啥子賬！我們把泥巴還他好了，通給他倒在菜田里！」

沿溝一帶的油菜田，油綠綠的，通已發出又胖又長的菜苔，不幾天就要開花

了。看起來，顯然比別人灌溉得勤快，肥料也下得多些！衆人由羨慕生妬嫉，便也說笑附和道：

「對的！對的！——通給他倒在菜田裏！」

趙長生進去揀菜時，劉老九已經吃完了，正端着一碗滾熱的茶要喝，就一面責備他說道：

「你在登癩了！……這對你有啥好處呢？」

趙長生急忙吞一口飯，不以為是地說道：

「我討厭那傢伙！……媽的，拿架子，對人理也不理地。」

其實他更生恨的地方，是小時候易老喜曾經打過他，不過他不好當衆說出來。

劉老九把茶碗放在桌上，將頭向前一遞，差不多像罵那麼地說道：

「拿架子有啥要緊？你不理他就是了。總不像春圓子一樣，把你罵得狗血淋頭的！」

趙長生紅漲着臉，沒說話，只連二趕三地，吃他碗裏的飯。

招財和來寶已經來在店門口，看見邵安娃他們在吃飯，本要跑進來的，但給老板娘拿茶脚子對它們一潑，便只好退在門外搖尾巴。邵安娃吃到尾後，很想揀

一兩塊飯巴團給它們的，可是看一眼趙長生，黑臉都嚇的樣子，就不敢了，他怕因此拿他來出氣！俱對招財和榮寶，却時而從碗邊上溜着殷勤的眼光。另外別人說的什麼事情，他是不大管，也不大愛聽的。

五

動手淘漿的時候，人便分成兩大組，一組是站在溝底，將爛泥、渣草、苔衣之類，拿鋤頭挖進窰兜。一組是把裝滿泥沙的窰兜，用懸有繩子的扁挑，（註十五）担在肩上，踏着搭上岸去的跳板，送到溝坎樹腳下倒掉的。

趙長生懂得挖泥，只站溝裡，是一件輕便的事情，便和那四隻子他們爭先去拿鋤頭。劉老九看見大家那樣怕勞苦，就去摸着扁挑，拉下嘴角說道：

「這不過多出點氣力罷了！」

邵安娃喂了狗之後，才慢慢走來，當然輕便的事情已沒他的份了，但他並不管這些，人家叫他拿扁擔挑，他挑就是了。那種近乎櫻的態度，差不多引起那些拿鋤頭的勝利者，發笑起來。

鋤頭在溝底挖動，腥臭泥的味，和水草的氣味，便升騰四散。太陽光漸漸有些刺人皮膚。劉老九卻安娃他們挑着重重的窰呢，時而從稀溼的溝底，走上乾燥的溝坎，時而從樹蔭籠着的所在，踏進陽光晒着的地方，汗就不知不覺地淌了起來。

趙長生和汪四麻子他們便常常躲在樹蔭籠着的溝底，一面挖，一面唱起歌來。開始是汪四麻子唱男腔。

「高粱桿子節節稀，

多多拜上我的妻：

沒得銀錢來接你，

續麻紡紗耐煩些！」

趙長生接口追來，唱女腔。

「高粱桿子節節長，

多多拜上我的郎：

沒得銀錢也接去，

免得爲妹守空房！」

這歌在別人聽了，只是好笑，但在劉老九呢，却有些不自在。因他從小就由

爹媽定過一門婚事，女的便是他的表妹。到大來，表妹也還中意他，雖是當爹媽的面，對他有些拘束，但一背着却是說有笑的。可是舅父舅母看見劉老九父母雙亡，窮得來連一條好褲子也沒穿的，就變了卦，起初是不許他們兩個青年人見面，繼後竟逼着解了婚約，另外將女兒嫁給一個有錢人「做小」去了。他記得前年夏天的一個黃昏，他們倆就曾經在落日照着的田野裏，小聲偷唱過這個歌來的。那時候，何等的快樂。誰知從此之後，便再也不能見面了。

另外的人不等汪四麻子他們開口，便行接唱下去。

「高粱桿子節節稀，

多多拜上我的妻；

今年天乾接不起，

明年粗布縫一些！」

汪四麻子和趙長生趕快一齊拿女腔接着唱。

「高粱桿子節節長，

多多拜上我的郎；

有錢無錢接上去，

哪個要你縫衣裳！」

劉老九記起她唱這一段的聲音，心裏便酸酸的了，足桿也有些發軟起來。他將窺呢裡面的爛泥沙石，倒在柳樹腳下之後，還呆呆地立着，向遠處漠然望一會兒，易家院子內的樹林，略含煙霧，看去也彷彿滿帶哀愁似的。

去年他表妹出嫁時，他躲在稻草堆里，整整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爬起來，也不同人講話，也不看人，只死勁捏緊鋤頭，將一大塊菜地，半天就挖完了。這在別人，差不多要挖一兩天的，此後脾氣也改變了，對人冷淡而且固執！

綴滿嫩葉的柳條，在他頸上，冰冷地拂過，他才重着挑起空窺呢，返身走下溝去。

溝裏的人些，通給歌聲弄活潑了，一時這裏那裏，便都信口哼唱起來，挾雜着鋤頭挖掘沙石混巴的聲音。平日他們分散在田野裡，各人耕各人的，埋頭不作聲。要在水牛蹀錯犁溝的時候，才會高聲叱罵起來。因此沉默久了的他們，在這時就更加唱得有勁！連趕街過路的人，也禁不住停息下來，微微發笑地傾聽一會。附近田野裏摘龍鬚菜的女人些，竟一直伸起腰，把手遮在額上，很有興趣地聽望過來。有的聽紅了臉便「咕」的罵了一聲，趕緊彎下了身子，重新把指尖伸進嫩綠的細葉裏去。

散居在田野裏的人家，有些是墾長年月夥耕種，每天便得袖着手到陳家店子

來喝茶喝酒，閒談天的，這時也走到溝邊上，站在樹蔭底下看熱鬧。其中有一個衣衫穿得特別講究，單他那枝玉石嘴子的湘妃竹煙袋，就與衆不同的，那便是馮七爺。他是個鴉片煙鬼，莊稼和生意全不在行，也不愛管的，但一談到打官司告狀，那就沖能極了，無論怎樣不在理的事情，總是拿長指甲搔一搔頭髮，很冷靜的說道：「我有辦法的！」鄉裏的民間和學校，也攬在手裏不肯讓給別人辦，但他自己却常對人訴苦：「這些事麻煩透頂哪，要是哪個來接着，我才謝謝他呢！」如果別個真的來接辦，那又一點也辦不起了，因為第一個掣肘的，便是他。這時，他一到溝坎上走動，閒着玩耍的人些，就都同他打招呼，奉承他幾句。他那上癮的灰白臉上，對人總是很莊嚴，絕不像汪二爺一樣，一團和氣，做得笑迷迷的。

趙長生挖溝兩寬兜，便把鋤頭把子順在懷裏息氣，他歌已唱厭了，只上下左右地打量，想另外與點花樣，或者說些笑話，恰好邵安娃走來挑他那兩寬兜泥巴，他就向邵安娃要笑不笑地，遞一遞嘴巴，朝着溝坎上說道：

「噯，你看見沒有？」

「看見啥？」

邵安娃把彎着去挑的身子，立了起來，漠然地發問，一面拿手背揩揩額上的

汗珠。

「半天雲里張口袋，你豪風！（裝瘋）那位穿綠帽子給你戴的傢伙，你就聽不得哪！」

邵安娃這時才抬起頭，一眼看見了那邊溝坎上站着的馮七爺，便不禁臉紅起來。提起這件事，他是很難忍受的，而況又當着衆人面前，他便假惺惺地生氣了，對趙長生罵了一聲罵的，也就扭起寬兜上岸去了。衆人和趙長生便高興得大笑起來。

原來邵安娃的老婆是重養她出身，小時候就同一般放牛孩子放浪慣了，長大來，又更加出落得分外惹人。自然這不是邵安娃所能駕御得住的，而她也一向不把邵安娃放在眼里。但邵安娃却十分怕她愛她，每一回家，總把衣袋裏裝的工錢兜底底全給倒出來，對她極其棍腦地發笑，想討她的歡心，她在這個時候，也用極好的臉色，把錢一個一個地數好收起。直到去年冬天的一個夜里，邵安娃照例送錢回去，發現了馮七爺正躺在他床上，跟他老婆面對面燒鴉片煙時，才一下子改變了對老婆的心腸。當夜轉回主人家去，他迎着北風一路走，一路把錢丟在麥田胡豆田里面。此後他的工錢也讓老婆向汪二爺討去，但他却不回去了，而招財和來寶同他做朋友的日子，也就是這個時候開始的。

邵安娃挑着泥沙走在搖搖閃閃的跳板上，聽見人些全在下面笑他，幾乎發暈起來，一到溝坎上，便糊里糊塗地，提着寬兜後面的耳絆子就倒，哪知一個不打擊就倒在易老喜的菜田里了，一窩兩尺來高的油菜苔，便壓得連根倒下。劉老九正挑起東西上來看見，就一面倒，一面說他道：

「你做昏了！怎麼倒在人家田裡頭？」
隨即走下溝去。

邵安娃本是倒了泥巴，就走的，聽了這麼說，回頭來看，自家也吃了一驚，於是他便惶惶地丟下扁挑，蹲着身子，拿手去把泥巴弄開。

另外的人走來看見了，便囑他道：

「傻瓜！倒就倒了，你弄他做啥子？」

「胆小的東西！才一寬兜嘛，多倒幾寬兜也沒相干的。」

「不要怕，不要怕，有老子們在這裡，狗夾夾敢吃你麼？」

趙長生正對自己的手掌心，吐了一點唾沫，打算去挖的，聽得溝坎上鬧得一片聲響，便朝剛從跳板上走下來的劉老九，笑扯扯問道：

「上面囓哪怪兒的，在做啥子？……莫非邵安娃生了孩子嗎？」

「還問哩！就是你這該打的，惹的事！你不兜起人笑他，你怎會把泥巴倒在

田里頭？」

劉老九劈頭就罵他幾句。

趙長生一鋤頭挖了下去，並不拿起來，就扁一扁嘴，接着說道：

「這有屁子大驚小怪頭？……倒了一窠兜泥巴！呸！」

汪四麻子却帶驚喜的神情，搶着說道：

「真的倒在田裡？……那好極了，那好極了！」

恰好邵安娃挑着空窠兜下來了，他就仰起臉面孔，將鋤頭依在身邊，翹着大

姆指，誇獎道：

「對的，好傢伙，再倒他媽的幾窠兜！」

這時，這一節溝已經淘好了，別的人些正把跳板移到前面去，劉老九一面和別人抬他們踏的這一條跳板，一面暗自罵汪四麻子道：

「這個使鬼拍門的傢伙！」

汪四麻子把鋤頭放在肩上，一邊走，一邊對大家逞能地說道：

「看嘛，這一回，讓我來挑！……我是不像你們那樣怕事的。……邵老安你

是條好漢，我請你到息一會再來那裏去吃酒！」

趙長生提起窠兜同他一塊走着的，便側着身子，向他伸長頸項，擲檢道：

「啊喲，你」一下子就這樣捨得請客哪！……晚上不怕回去跪踏足（註十六）板嗎？」

汪四麻子取下鋤頭來，作勢對他打了一下，罵道：

「你這狗頭，總沒有一句正經話！」

趙長生連忙跳開，足下濺起的泥漿，正不偏不歪地射了汪四麻子一臉。

「你媽的？看我捶不斷你那蹄子！」

汪四麻子氣狠狠地罵了這麼一句，一面拉衣角來揩自己的臉。

趙長生跑遠一點，才回頭大聲說道：

「揩他做啥子？那不好嗎？……我替你糊得光溜溜的哪。」

汪四麻子對他揚一揚拳頭，也大聲回罵道：

「最好你那頭上也搽點哩！」

引得眾人笑了起來。

趙長生走到他們該挖的那一段，便把鋤頭朝溝邊一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很神氣地向大家嚷道：

註十六 晚上不怕回去跪踏足是甚麼，指他外面亂花錢，回家去要受老婆的

責罵。

「來，我們老板娘一下子吧！」

「啐，你那張屁股嘴囉！」

這惹得汪四麻子也笑了起來，雖然罵了一句，但自己也贊成息一會再來，就放好鋤頭，走上溝坎去，靠着一根椶木樹坐下，摸出烟盒來裏烟。

六

接着別的人，也爬上溝坎去，有的躺在樹下吸烟，有的到陳家公店子去喝茶。邵安娃却東張西望找尋他的招財和來寶，結果沒有看見，他便離開衆人，獨自坐在一籠發出嫩葉的芭茅側邊，陰鬱地緊緊閉着嘴巴。平日吸烟的好興味，這時也像全然沒有了。

足邊上鋪着爬地草，好些黑螞蟻在葉底走動。他看見一隻嘴啣白色食物的，特別現出興忽忽的神情，他就順手摘一條芭茅葉子，拿來故意攔着牠的去路，弄得那條螞蟻，急得團團地亂跑，竟致把食物都丟掉了，這本是一種近乎殘酷的舉動，但他那受傷了的心情，倒反而因此好過了些。

趙長生喝了茶回來，想吸烟，就習慣地摸一下腰帶上，但却摸個空，於是向

大家喊道：

「把哪位的烟袋，借來用用吧！」

衆人都把唧煙袋的嘴巴轉過來，望他一下，沒有答允。有的却向他做一下譏笑的鬼臉。他便拉一拉下嘴角，罵道：

「我還會借你們的嗎？……送我都不要！」

跟着，他就輕手輕足走到邵安娃那裏去，因為一眼看出邵安娃沒有吃煙，煙袋正插在他那微微彎屈着的腰幹上，便打算去偷偷地跟他拿了。剛走攏伸起手的時候，這邊坐着吸煙的汪四麻子，就嗷地大叫一聲。趙長生便趕緊車轉身來，張開手指，作勢捏了一捏。這時邵安娃已在作難另一條螞蟻了，不但沒有聽到汪四麻子的叫聲，結果，竟連趙長生從他腰上，抽去了煙袋，也不知道。

趙長生得意洋洋地走了過來，拿煙袋對衆人晃了一下道：

「我自信，就把這個人吃乾了。哼！」

「不要得意！等一會，邵哈兒尋不着煙袋，會捶你一頓的。」

汪四麻子這麼說着，對他豎起一根指頭。

趙長生不回答，只向他尖起嘴巴，嘯了一下，隨即挨近劉老九坐了下去，摸出煙盒子來，慢慢地裹煙。

劉老九仰面躺着，一雙手腕，交叉墊在頭下。嘴巴下翹起短短的煙袋，煙捲雖已燒完了，但還習慣地把它啣着。眼睛直直地望着天空，像在靜靜地休息，又像夢幻地凝思。旁邊一籠麻柳的絲蔭，正斜斜地遮在他的身上。

天空已不像早上那樣的深藍了，太陽光豔麗的照耀着，彷彿上面罩過一層薄的白粉一般。雖然藍的顏色，到底並未掩去，但却顯得年輕些，嬌豔些了。幾片瓜瓠似的白雲，看起來好像是鋪在天上，動也不動地，可那轉眼之間，才知道已不知不覺地改變了樣式，或者業經散開去。間或有馬鈴薯兒那種小鳥，嗚叫着，用拋物線式的飛法，一蹶一落，一急一徐地劃過天空，樣子極其高興似的。但劉老九却感不到什麼興趣，心裏老是悶悶不樂，而一些撩人心緒的回憶，便都趁此機會活轉來了。

趙長生裝好煙袋在嘴上，正打算要趕着劉老九的煙袋，把它接燃，却突然看見劉老九一骨碌爬了起來，生氣那麼地自家罵自家道：

「息他媽的囉！」

接着就氣衝衝地走下溝去了。他就取下煙袋莫明其妙地望他一會兒，搖着頭說道：

「這樣伙又在發球瘋了！」

趙長生重新啣着煙袋，向旁邊的一位去接火時，汪四麻子就取下嘴上的煙袋，搖着手道：

「不要接跟他，不要接跟他！」

別人就真個笑嘻嘻地照辦了。

汪四麻子吸了一口煙，把煙重又噴出來之後，就高興地向大家說道：

「我們今天就把他吃乾！看他還充狠嘛？」

趙長生接不着火，便對躲開的人，半笑半生氣地罵道：

「你簡直是汪四麻子的乾兒子！他放一箇屁，你就會拿鼻子去接着！……」其餘的人，還不想怎樣拒絕他的，但因聽見他這麼罵人，便安心同他開玩笑起來。起初是叫他去接火，等到剛要逗攏了，就尖起嘴巴將煙袋移開，總使趙長生啣的煙袋，相差一點子。如果趙長生生氣來搶，便索性溜開。

汪四麻子喜歡得大笑起來，連聲地喊好，手裏拿着的煙袋，竟顫動來把煙捲也落下地去了。

趙長生這才惱怒起來，吐一口唾沫罵道：

「媽的，你們都不是好東西！鴨子的足板一聯兒的！」汪四麻子檢起煙捲，一面裝上煙袋，一面高興地喊道：

「不要嘔氣！不要嘔氣……我們怎麼吃得乾你呢？」

「呸，十麻九怪！」

趙長生睡了這麼一下，就一面朝陳家店子走去，一面氣狠狠自言自語地說道

：「這就爲難着人了？哼，我不曉得多走幾步！」

遠遠坐在插臘樹下的一位老人，看見已把他氣夠逗了，就向衆人說道：

「算了吧！開玩笑也有個限度哪！」

一面便叫趙長生去接火。但趙長生接好之後，叭了幾口，便向汪四麻子譏笑地說道：

「麻哥，這下子你該得意了吧？」

汪四麻子遠對着他，吐了一口唾沫，隨即把煙袋的餘燼，朝身邊的棲木樹上扣掉，一面向邵安娃喊道：

「嚟，邵安娃！」

邵安娃掉回頭來，看見大家都在望着他笑，就丟了手裡的芭茅葉子，彷彿做了錯事似的，紅起臉問道：

「你喊啥子？」

「瞎子？你不吃煙麼？快要動手了！」

汪四麻子竭力一本正經地說，同時偷眼瞧一瞧趙長生。

邵安娃在他後面腰部慢慢摸了一陣，又站立起來，在坐的地方，配轉了幾個圈，才張惶失措地叫道：

「阿呀，我的煙袋呢？」

趙長生吸着煙，連忙站起來，踏着跳板，就忽忽溜下溝底去了。

汪四麻子便向邵安娃眨眨眼，一面朝趙長生的背，遞一下嘴巴道：

「人家偷了你的，都不曉得哪！」

邵安娃却還不懂他的示意，只是對着大家亂轉着眼珠子，着急地問道：

「哪個偷了我的？哪個偷了我的？」

汪四麻子就吐口唾沫罵道：

「蠢東西，這難怪人家偷你的老婆哪！」

一面朝天上嚷道：

「要正午了，我請動手吧！」

說着，就帶頭走下溝去。

劉老九已過挖溝好些窠呢，還不住地埋頭挖着，溝底沙石在鋤頭一下碰一下

驚耳的聲音，混雙水濺則濺射得遠遠的。

汪四麻子走在跳板上看見，便大聲誇獎道：

「好傢伙，我要叫我們二爸加你工錢的。」

等到汪四麻子看見劉老九拿的鋤頭是他自己的，便趕忙去搶道：

「呵呀，我的鋤頭遭你的殃了！謝謝你，不要幫我忙，你還是去挑好了。」

劉老九伸手攔開他，一面拭汗，一面向眾人說道：

「這回我們要換一換，好吃的東西，大家都該嘗一嘗的。」

隨即丟開汪四麻子的鋤頭，去找他自己的。

趙長生躲在溝底吃煙，便趕緊去抓自己的鋤頭，彷彿要同人作對那麼似的說

道：

「我不管，我還是耍我的。」

汪四麻子也本想偷懶不挑，但因見趙長生這麼說，就一面拋開鋤頭去拿桶，一面斜着眼睛看趙長生一眼，罵道：

「你這懶狗！我肯信，這就累死了人？」

跟着，就挑了兩窰兜，雄糾糾地踏上跳板去了。走上溝坎，他看見邵安娃還在埋着腦袋，東瞧西望，胡亂地轉着，便喝他一聲道：

「你真是哈兒（註十七）我的話你不相信麼？你去看，趙長生吃的煙袋，是那樣的？」

邵安娃這才急急忙忙地走下溝底去了。

汪四麻子朝樹脚下倒了泥沙之後，伸起腰來望一望易老喜的田野，便想道，我該到去壓倒他的菜苔的，但是又立刻覺得這樣做太顯然了，因為還要越過人行的大路。只有那邊溝坎好倒點，即使倒進了田裏，也好說是無心的過失。一面這樣決定，便踏着跳板走下去了。剛挑起滿裝泥沙的窰兜時，看見邵安娃腰上已插起煙袋，正挑着窰兜要走上這邊的跳板，便大聲攔阻道：

「上那邊去！那邊好倒點！」

邵安娃沒有回答，却默默地照辦了，汪四麻子也足跟足尾了上去，一面慫恿邵安娃：

「朝田裡倒哪！朝田裏倒哪？」

但這下子邵安娃却没有聽話，只一向籠刺笆叢倒去，汪四麻子就罵道：

「你這東西，怎麼這樣怕事哪！」

可是他自己也沒有直倒進田去。等到衆人笑他也是怕事時，他才鼓起勇氣來

，一連向易老喜的的田裏倒了好些。但他每次倒，總先要胆怯地看一看，會不會給人家走來碰見了。倒完之後，就做出鄙視衆人的樣子，從溝坎上嘲罵到溝底。

「我簡直看不出，一大夥兒子會全是老鼠哪！」

後來，趙長生丟開鋤頭，大聲拍着胸口，道：

「媽的，你不要充狠！」

接着，就挑起寬兜到溝坎上去了。他初不管有人看見沒有，只顧照着菜田邊倒下去。有一次，易老喜的么兒子已經走來瞧見了，旁人就悄悄警告他，叫他留意點。他反而仗着人多，高聲喊道：

「我不怕！」

順手就提起寬兜後的絆索，直向油菜田倒了下去。

這時汪四麻子已沒挑了，正躲在一株麻柳樹下息氣，一面把發癢的背，靠着癩皮的樹身，擠擦着。一面還在拿話來激趙長生：

「不要充狠，倒那幾寬兜算個啥呀！」

挨正午就要啼喚的雞，已在遠處懶懶叫着了。草上，樹葉的露珠，早已晒乾，菜田麥田裏的泥土，已由濕潤的烏黑，變成灰白色了。

這時作堰長的汪二爺走來巡視，手裏打一把黑洋布傘。早上穿的皮馬褂，業

已脫來搭在手腕上了。面上微微笑着，彷彿就要向每個人打招呼似的。汪四麻子趕緊跑了過去，報告這樣，報告那樣。趙長生本想躲在樹蔭下去休息一會兒，也不得不特別多幾幾次。他把泥沙倒了之後，掉轉回來，看見對面溝坎上，汪四麻子正對汪二爺說着，神情很得意，一面又拿手向他這面指指，好像在講什麼有趣的的笑話一樣。趙長生有些不好意思起來，等到看見汪二爺瞥視他一下，現出一臉善意的微笑來時，才放了心，高興地踏着跳板，走下溝坎去。溝坎沒有什麼人說話，也沒有什麼人吃煙，只聽見一片勁頭搗進泥沙的聲音。趙長生再挑一次上去時，他看見汪二爺已經慢慢地朝陳家店裏面走去，汪四麻子光着頭跟在後面，跪在一壁指手畫足地說着什麼。於是趙長生便將扁擔和籃兜一丟，就朝柵木樹蔭下坐了下去。

七

易老喜自看見趙長生和鋸子，那樣有說有笑的，心裡甚是不快。回家去，碰着兒子，正拿竹棍當槍，趕打雄雞，做打獵的遊戲，這在往天罵一兩句就算了，現在却兇狠地給他幾下耳光，同時，又對老婆子囉嗦一番，說孩子的沒規矩，

正是她這老不死的，平常待孩子太嬌慣了的原故。繼後孩子跑到外面，去看人家淘氣，老婆子躲在灶房裡，去納鞋幫子，易老喜還是不平息下去，却更加覺得沒有地方出氣了，就仍然踱到外面來走走，手裡則拿著那隻檢狗糞的窰兜，這是不管沿途有沒有狗糞可檢，出門必須攜帶，早已成爲他的習慣了。

他順水溝，不知不覺地走着。陽光從樹葉縫裡鑽下來，晒得熱烘烘的，他也忘記把老棉襖脫來搭在手腕上，只不住忿忿地想道：

「爲啥子在我前面裝假正經呢？」

驀地聽見水流嘩啾嘩啾的，抬頭一看，窰子正在對面溝坎缺口上，弓着身子，摸拿蝦籠裡面的魚蝦和水草，褲腳則挽到大腿以上，兩隻足桿，又圓又潤，象牙柱子似的露了出來。每次伸起腰，把魚放在桶裏時，她那伸起來的胖胖臉蛋，黑黃色裡，透出了血葷積壓的紫紅，出落得十分豐滿動人。

他四下裏望：兩個大兒子和三個長年，原在這無溝的水源附近，擔水澆菜田的，現已給那邊一座圓形屋頂的車房，全遮住了。下流淘氣的人聲，隱約可以聽見，但勢起足尖望去，還只是一灣無盡的溝渠和兩岸密密排着的樹叢。對岸則是荒蕪的河壩，間或有覓食的鳥羣，飛了起來，嗚噪着，不久却又落下叢莽中去。

鋸子身邊，也沒人，只她那女小孩，坐在溝坎上，順手將燈籠花（註十八）類的野，扯來玩耍，樣兒顯得很專心，很快樂似的。

易老喜便涉水過去，躡在籠兜上，看水桶裡面裝着的魚些，一個個都有巴掌那們大，全把嘴巴，朝向水面，唼嚼着，發出泡沫來。

鋸子抓着一條鮮活的鯽魚，水淋水滴地，投向桶裡，一面朝易老喜聳一聳鼻子說道：

「易大爺，對不起，請你把冤兜放遠一點吧！」

隨即躬下身子，去抓蝦籠裡面，剛剛沖進去的螺絲殼。

易老喜略不好意思地，把狗糞冤兜放到坎上，轉來又躡在桶邊，見鋸子老半天都不講話，也不看他，就望着她那雙滿粘銀鱗的手腕，囁嚅道：

「他才走嗎？」

「你說哪個？」

鋸子伸起腰來，頭一偏，冷冷地問。抓在手裡的鯽魚頭尾不住地掙扎，刷下的水珠，濺得她滿臉都是。

易老喜直盯着鋸子的臉，想從那上面看出什麼秘密似的，慢慢說道：

「我是說，趙長生。」

鋸子略撇一下嘴巴，拍的一聲，把魚丟進水桶裏。順手拿手腕擦臉龐和額頭，沒有說話，跟着又把手伸進蝦籠裏面去了。

易老喜再朝四下打量一眼，綠色的田野，帶樹的溝渠，以及草莽叢生的河壩，都靜靜地躺在太陽下面，反射出滿有生氣的光輝。沒有人影，只見一條母狗，夾着尾巴，越過田野，接着又閃現兩條牙狗出來。他把灰氈帽揭下，搔一搔纏毛辮子的腦袋，說道：

「那傢伙，不是好東西，看樣子，就該挨黑打！小時候，半點也沒規矩，猴頭猴腦的，你叫他放牛，他就躲在墳地裏抱蛋，讓牛去吃人家的禾苗。一條狗，你會教乖的，他這樣的人，教也教不成材，無論你怎樣打他，草過背，就嘻皮笑臉起來了。我還想過，一個人，同鞭子一塊兒長大，該靠得住嘛，可是還不成，生來吃屎的狗，總還是要吃屎的。像這樣的傢伙，要靠他養家，那簡直是在做夢！」

鋸子伸起腰幹來看他一眼，一面把幾顆螺絲殼，丟給溝坎上坐的小女兒，叫她拿去玩。

易老喜看見鋸子的額上，腰上都粘有銀色的魚鱗，彷彿誰拿筆點上去一樣，

不禁越看越高興起來，一面把毡帽弄在指頭下轉動着，很有勁地繼續說道：

「歸根結帶一句話，這批子窮光棍，你沾不到一點光的，他們雙肩抬一嘴，只合一輩子窮下去。不講別人，就拿他的老子來說吧。誰不曉得趙老碑，是個老好人，一輩子不多言不多語的。大家都看顧他，終年有活路作，一天也不會穩在家裏過來。可是，還不起這呢，老婆死的時候，我就親眼去看過，連一條好褲子都沒穿的。棺材呢，自然全靠地方上送的錢。這到底成啥子話呀！……」

一條尺多長的鯉魚，突然跑進蝦籠，錫子趕緊去捉，却立刻從手上，奮着鱗鱗，奔溜出去了，同時濺起來的水花，竟把錫子的肩膀，也弄濕了一大片。錫子抬起頭來，喘一口氣，一面失神地向溝裏望，一面朝圍壁上揩乾手指，拿來清理胸口的濕衣襟。

「不要緊，等會水流乾了，包你捉得到的。」易老喜望着牠那脹鼓鼓的胸部，安慰她一兩句，一你站上來，息一會吧，儘那樣躬去躬來的，腰幹也痛呀。」錫子沒有答理，只又躬下腰，去抓蝦籠裏面的敗莖。

於是易老喜把帽子戴在頭上，就起臉說道：

「處三嫂，你怎樣這樣不聲不響的。到底我那點不及處呢？」

「你在說哪一個？瞎達瞎達一半天，我還不明白呀。」

鋸子對他偏起頭，白一下眼睛。

易老喜就馬起臉說道：

「你不要對我假正經呀，那個癩痢頭，同你嘻嘻哈哈的，你默倒沒人看見麼？」

「看見又怎樣呢？」

鋸子望也不望他，只硬硬抵他一句，仍舊把隻手伸進水裏去。

易老喜氣得說不出話來，只覺得自己半年來的讓步，與乎平日對她的善意，全弄白白花費的了。原來鋸子住的地方，以及屋前屋後的空地，都是直蕪蕪的河壩，填塞起來的，本沒什麼主子，但因接近易老喜的田園，易老喜便偏要說是他的（他就是每年僱倩河身，同河爭地的好漢。）並曾經把講楚的文書，抵在鋸子前夫的鼻子跟前，痛斥他，打過他的耳光。那個老實的漢子，不大會講話的，因為要趕他一家人，離開自己苦心開闢出來的園地，就直着氣，由吐血而至死去。鋸子一口氣嘔到現在，並不因為他對她的突然讓步，以及許多鬼鬼祟祟地討好賣乖，就能緩和下去的。

易老喜見她十分生氣，狠命的把魚投在水桶裡面，甚至濺起水珠，簡直射到

他的臉上來了，就立起身來，指着鋸子說道：

「你簡直狗咬呂洞賓，太不識得好歹了！」

「我是不曉得的，我是不曉得的。」

鋸子氣沖沖地回答。

「那我就當你曉得！」

易老喜一面去拿狗糞窠兜，一面切齒地罵。

鋸子伸起腰來，就把兩隻水溼的手，又在腰上，拉下嘴角回罵：

「那就看你有啥本事？這些人不是嚇大來的！打官司，告狀，我陪你！你以為那揩屁股的紙頭，就吃人麼？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趕開我。這地方，誰不曉得，我同小羊的爹，一鋤頭一鋤頭挖出來的。」

易老喜一手提着狗糞窠兜，一手拿着挾糞夾子，指着鋸子說道：

「我告訴你，我不是叫你退還地方，我是要你坐牢呀！……你明白嗎？你這傷風敗俗的東西，地方上的人全給你帶壞了！」

跟着就走上溝去，把溝裡的水，踏着辟辟拍拍地，一路濺起水花來。

「放你的屁！我傷啥子風，敗啥子俗？你不給我說個一清二白，我是不答允你的！」

鋸子連耳根都氣紅了。

易老喜頭也不回地，一面拉着樹枝爬上對面的溝坎，一面詛咒似地說道：

「你不要誇口！看嘛，就要捉在我手裡的。」

不料一個不打緊，樹枝却給他拉斷了，爬在半中腰的他，便拔踏一聲跌下溝來，水和泥漿，濺射到衣多遠去，狗屎冤兜剛好兜底底倒在他身上。

鋸子拍起手大笑起來。小孩子却害怕地大睜着眼睛，手裡拿的野花螺絲殼，也落在身邊了。

易老喜水淋水溼地爬上岸去，還拿狗屎夾子指着鋸子罵道：

「不要太得意了！」

隨即朝家裡走去，又氣又惱地，剛走到半路，正碰見他的么兒子跑來，氣喘喘地向他報告：

「爸爸，人家壓壞……菜子哪呀！爸爸你……！」

一眼看見爸爸，周身水溼，眼睛盯着他，又像要冒出火那麼似的，嚇得說不出話來。

爸爸使勁拉着他的耳朵，直盯着他，要吃他一樣地問道：

「你看見是啥人？你看見是啥人？」

么兒耳朵痛得要哭起來：一面躲，一面說道：

「是……是那個癩痢頭！」

出 尋老喜眼睛很大的一鼓，隨即放鬆手，向小兒子喝道：

「滾開！」

小孩子摸着拉疼的耳朵，呆在麥田邊上，望見他的爸爸，朝家裏風快地走着，好像在放小跑一般，心裏很是莫明其妙，因為他素來看見的爸爸，老是一面走一面東瞧西望地尋覓狗蚤，兩足拉得很慢的，便小聲罵道：

「瘋子！」

八

晚上，劉老九他們吃上夜飯，把牛牲口喂好之後，已經滿天星斗了，趙長生急得十分難耐起來，竟想連邵安娃也不邀約的，就打算朝鋸子那裏跑去。

劉老九一面關牛圈門，一面罵道：

「你這該打的傢伙，老是喜歡吃梗籠心肺，不論啥子都要獨佔獨吞才好。

「哪里？……我就是嫌他走路慢呀！」趙長生正說到這裡，恰好邵安娃拿着

一床簑衣走過，趙長生便做出不高興的臉子，拉着嘆道：「你就要去睡覺哪？」隨即向劉老九白起眼睛：「你看，他全忘記了，還約做啥子呢？這樣哈裡哈氣的傢伙！」

劉老九却不回答，只把邵安娃手裏的簑衣拖來丟開，拉着就走，一面說道：「走，我們吃狼去！」

等邵安娃問明白時，他們已經走到院牆倒的溝邊上了。

原野和人家都藏在夜霧裏面。但不遠處地方的樹木，却還看得見些模糊的陰影。小溝已經乾了，沒有流水的聲音，只有青蛙在懶懶地啼叫。風從暗處吹來，輕寒鑽人的衣領和袖子。

趙長生走在前頭，十分有勁，幾次三番地，停下足來，催促劉老九快些上前，上嘲弄地罵邵安娃：

「我求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呀！不要像老太爺一樣，走得一步一擺的！」

走過陳家店子時，還沒關門，喝酒的人聲，正鬧嚷着。劉老九就向趙長生說道：

「你不記起買簑衣去嗎？」

「你才信送去了，她開玩笑的呀！」

趙長生一邊說，一邊急急忙忙地朝前走着。到鋸子那裏時，鋸子正坐在地上破魚，魚鱗魚血散了一地都是。鋸子先望望趙長生劉老九的，然後放下臉子說道：

「你們打算怎樣吃呢？我這裏剛好一點鹽一點油也沒哪！」

趙長生不相信，一面翻看她土灶旁邊的儲罐儲罐，一面開玩笑地說道：

「那就白煮來吃吧！」

劉老九站在進門口，啣着烟袋，向屋裏很有興趣地打量着。

屋子內頂打眼的，是一堆乾草和蘆桿，另外便是兩根板凳搭木板的床上，放一張無數補疤的被蓋。壁上掛着破鋸子破鉋子一類的東西，已經粘着很膩的蜘蛛網了。

「不要亂翻呀，碰爛了，你賠不起的！」鋸子息着手，向趙長生這麼責備着，隨又拿破魚的刀，指着劉老九說道：「神頭神腦望個啥子？你來幫我破魚哪！」

劉老九摘下煙袋，不聲不響地，就去接着刀。小孩子本是立在媽身邊，把手伸進桶里去搗水玩耍的，看見生人來代替了媽的位置，就趕快走開，去拉媽的衣裳一面還回頭來怯生生地望着。

鋸子剛洗好鍋，抬頭看見邵安娃已經走了進來，現得手足沒處安頓似的，便

椒一下嘴巴，說道：

「你也空起雙手來白吃麼？」

邵安娃更加佻促起來，臉也紅了。

趙長生把頭從罈子口上抬起，苦笑地說道：

「我看你連米也沒有一顆囉！」

鋸子掉過臉去，很莊重地說道：

「對呀，要是你們沒吃飯，還該去買點米來哩。」

「你真會鋪排人，油呀鹽地，又是米，簡直鬧不清楚，」趙長生一面搔着頭

。我肯信，今晚我們不來，你就不吃了！」

鋸子正在瓢舀水，一面把水朝鍋里倒，一面拿另一隻手指着屋角落上，略略

紅起臉說道：

「我還有那個呀！」

屋角落上安置一架小石磨子，邊上粘着稀溼的黃東西。趙長生看不出到底是

什麼來，便伸起兩根手指去捻來鼻子上嗅了一下，失聲說道：

「呵呀！是豬吃的糠哪，你吃這個麼？」

「不要那樣大驚小怪的，窮人子家哪個不吃這個？你還是去買點油鹽吧！」

鋸子把瓢捧在灶上，一面進開身邊的小孩子，就去抱柴。

劉老九也向磨子那邊望了一下，難過地擺一擺下巴尖。手里已經抓起一條大魚了，又隨即丟進桶去，向着破在面前的一大堆死魚，像在責備嗜人似地說道：

「爲啥子破這麼多呢？該多剩點去賣呀！」

「再破點！再破點！既然容允了請客，還賣它做啥？」鋸子抱着乾草朝灶背後一丟，「我不像你們一樣：嘴裏說着迷迷甜，心裡才是成把鋸鋸鏈。」

劉老九略微紅起了臉，分辯地說道：

「這只怪他哪，剛才我不是還提醒他買嗎？」

趙長生也現得毛焦火辣地。

「不要說了，不要說了！我就去賒……把個油罐子來！」

鋸子把罐子遞給他，就順手拖邵安娃一把道：

「不要慢眉慢眼地站着，去替我燒火哪。」

趙長生急急走出門去，又轉身回來，向劉老九說道：

「還是你同我一路去吧！息一會再來怕他不會相信我的。」

劉老九正在收拾地上的魚腸魚肚，罵道：

「又叫我走這麼遠，你連賒一罐油的面子都沒有麼？剛才不聽我的話！」

「不是，我還想賒點米哪。」

趙長生望鋸子一眼這麼說着。

劉老九想了一下，沒說什麼，只把一修髻手，胡亂朝乾草上一揩，就尾着出去了。

陳家店子內的客人，已經散了，老板娘一面打哈欠，一面在下茶爐子裏炭火。看兩人走了進來，還提了一隻罐子，便奇怪地問道：

「這夜深，還在外面走麼？剛才到河壩那裏去做啥？」

「你亂說，誰到河壩那邊？」

趙長生雖是這麼回答，但臉上笑扯扯的樣子，却表示像已承認了。因此，老板娘，就現出早就明白了那樣的神情，拿火鉗子遠遠對趙長生的額部點一點說道：

「你怎麼瞞得過我囉！」

趙長生把油罈子桌上一放，便把來意直打直說了出來，同時臉上露出得意的神色，彷彿在誇耀他同鋸子一向親親蜜蜜似的。

「虧你想得這麼好，我賒東西給你，喂那個婆娘！」

老板娘說完了，嘴巴一扁，立刻轉身過去，仍舊戳她的煤爐子。

「我早就料定你會這一手的，不除東西，還要說些七股八雜的話來。」趙長生說到這里，將搖着頭的手，從外一揮，突然生氣了。「好吧，我肯信，記在他眼上，你都不答允嗎？」

老板娘這下子到和顏悅色起來，偏着頭，看一眼劉老九，又看一眼趙長生笑着說道：

「那到不一定，我就相信他，不相信你！我只怕你們年青小夥子把銀子亂拋撒哪！」

隨即去打油稱鹽，但一面仍舊大聲吩咐櫃檯里打盹的老頭子，把賬記在姓劉的名下。

趙長生就屈起手指頭，直向茶桌子重重地地敲了一下。這不是生氣她不相信人，而是惱怒她何必說那樣欺人的漂亮話。

劉老九只顧把各個茶碗里的茶脚子，倒在一個茶碗里，慢慢地喝着，不搭什麼話。

老板娘把油罐子和包的鹽頓在桌子上，一面看兩人的臉子，笑嘻嘻地說道：「怪不得你們着迷，就是今天兩位大人物，在這裏喝茶的時候，也談到那騷貨，忽然一下子三眼堂笑起來，汪二爺還拉馮七爺一把，小孩子一樣喊道：『你

有把握！你有把握。」起初，他們講得很小聲，我還不曉得，後來假裝去沖開水，才聽出來了。……你們要賒多少米？」

劉老九紅起臉分辯道：

「你不要打亂胡說，連我也扯進去！」

趙長生越發生氣了，當他接着米口袋的時候，連頭也不抬起地就走到外面去，而且一路上不住地罵起馮七狗來，因為他忽然莫明其妙地覺着，他也像邵安娃一樣，受了莫大的委屈了。其實他連鋸子的手，都沒挨過。

鋸子的茅草屋，先前他們三個人走來時，遠遠就看見從窗上透出來的燈光了。現在却是墨黑的，彷彿她已和邵安娃吹燈關覺了一樣。小孩子則在里面大聲地哭音。

劉老九詫異地想道：

「難怪人人都說她的怪話！」

隨後趙長生經劉老九一說，也看了出來，便三步做兩步地，衝了進去。不料一塊橫躺在地上的人身，竟然絆他一交。同時那睡着的人身，也因被踩了兩足，便大聲呻吟起來。趙長生覺出是邵安娃了，就一面爬起來，一面罵道：

「好狗不擋路，你躺在這裏做啥。」

劉老九看見灶里還有未息的火焰，便摸到那里去，把提的東西放下，拿乾蘆柴點起來一看：鏟子不見了。躺在地上的邵安娃鼻子正在流血，兩邊腮包和嘴巴通染紅了。他向趙長生斷斷續續地說着什麼，一面還拿起手來指他的腰桿。

「到底哪個打你的？蠢東西，這個你都不知道麼？」

趙長生不愛問他的了，便伸起腰來，東瞧西瞧的，臉上凝着一團奇怪的神氣，心里想道：她到底哪里去了？

「真奇怪，連燈都打爛在地下了。」劉老九丟了手里的火，便去扶邵安娃起來，一面罵趙長生道：「你那心子簡直給狗吃掉了，還要罵人家。」

屋子裏重又變成黑洞洞的。趙長生趕快拿蘆柴點火，一面向屋角落里哭着的孩子問了一兩聲，見不答允，就罵道：

「傻東西，你連你媽到哪里去了，都不曉得嗎？」

這時鏟子回來了，怒氣沖沖的，當胸的衣衫，業已撕破，乳房露了一隻出來。手里緊握着一把菜刀。足足只穿一隻鞋子，另一隻却是裸着的。她不等趙長生他們問她，便罵道：

「你們怎麼不明天才來？這里人都要打死了！（一眼看見劉老九扶着邵安娃在替他揩鼻血，就拿菜刀指着邵安娃）他又是中用的東西，連婆娘家都及不着，

一下就給人家打翻了。要不是我抓着這把刀，哼，今天晚上——

趙長生把手上快要燃完的蘆柴火，投在地上，（屋子裡立刻黑暗了，只那蘆柴頭上的餘焰還爆出了一兩點火星）氣虎虎地說道：

「媽的，這些賊強盜！他們一定還跑得不遠，劉老九，來，我們出去叫幾聲，好讓大家起來捉？」

劉聲九扶邵安娃到壁頭邊上去靠着，心里很詫異，爲啥子強盜會來搶她，一面問鋸子道：

「吳三嫂，那些人你認不認識一個？」

鋸子把菜刀丟在地上，一邊去拿蘆柴點火，一邊忿忿地回答道：

「怎麼不認識，就是易老喜那兩個兒子和幾個長年呀！」

「是他們！」

趙長生劉老九都一齊吃驚地叫了起來。接着，趙長生拿拳頭打了一下自己的手掌心，像發現什麼似的說道：

「好，明天就去告狀，我們都做證人，看他逃得脫，不叫他一家子砍頭，也要叫他一家人坐一輩子牢。這樣活搶人！」

鋸子點燃蘆柴，在尋瓦燈盞。

劉老九安置好邵安娃，帶着考究的神氣，問道：

「吳三嫂，你平素得罪過他們嗎？」

鋸子掉過臉來，微微發紅着說：

「我得罪過他們啥子？他們早就打主意我這塊地方哪，總想藉點由頭來趕開我。剛才那些砍頭的，一進門，就喊『好，捉奸捉雙，』要把我和邵哈兒網起。這一套把戲我到不怕，頂奇怪的，就是易老喜大兒子，一足踢翻邵哈兒，還罵道：『呸，我當你是癩痢頭哩。』對着趙長生，我看他們就是要找你，你到該當心一點！」

趙長生拍一拍胸口，說道：

「入他娘，我不找他，他到找起我來了！我怕啥子？殺他兩個，擺起手一措就走了！還到墳里面，去抓出我的娘老子不成？我們還是弄魚來吃罷！」

鋸子冷笑說道：

「還有個屁！早給那些砍頭的搶去了！」

趙長生又把拳頭打一下手掌。

「對了，別的不說，就告他們搶魚！」

「呵呀，這些挨刀的，燈也給我打爛了。」鋸子檢起破燭盞，看了一下，又丟

在地上。見蘆柴快要燒到手邊了，便連忙換點一根，臉上現出悲憤的神色，一告他們做啥子！俗話說得好，『衙門大大開，有理無錢沒進來。』我們連飯都沒吃的，還打得起啥子官司！前回小羊她爸死時，我去給馮七爺叩過頭，求他老人家做一張狀子，你們想他……呵，不要說了，那個該死的老光棍！——

趙長生也口水瀑濺地接着罵道：

「入娘的，看來就是自家勒槍動刀好，求爹爹告奶奶都是白寬枉的！」

邵安娃感到腰桿像要斷了似地呻吟，靠着壁頭，也快要倒睡下去。劉老九見他這樣難過，便叫趙長生道：

「你把他弄在我背上，讓我揹他回去吧！」

趙長生一邊扶邵安娃，一邊可憐似地向鋸子道：

「我們走了，你不怕嗎？」

鋸子把嘴巴一撇，說道。

「我怕啥子？（眼睛看着呻吟的邵安娃）難道我也像他一樣，只白給人打麼！」劉老九順溝邊的黑路，慢慢兒一步一步地踏着，只要一聽見邵安娃在背上呻吟，就沉痛地自責道：

「唉，我不該拉他來的！」

趙長生則咕咕地，一路罵着易老喜和他的兒子些。

九

第二天早上，汪二爺一邊聽取劉老九的報告，一邊就跟着他走到邵安娃睡的地方去。這過猪糞牛糞邊的時候，豬以為有人來喂牠們了，都齊嘈吼起來。牛則從槽里抬起頭，一面咀嚼着草，一面慫慫地刷着尾巴。牲畜和糞的氣味，都在後面竹林吹來的晨風里，微微地蕩漾着。

劉老九招財和家寶睡在草屋門前，一見劉老九和汪二爺來了，便都親熱地爬起來，挨到足邊上擦溜着身子。劉老九打開了門，一股霉臭，和腐爛的味道，便鑽了出來，而且冬季燒過的牛糞氣味，也彷彿有着些。

趙長生担心汪二爺會罵他們，剛才既不敢出頭去替邵安娃請一天假，現在聽見汪二爺來了，就躲在屋裏假裝在招呼邵安娃似的。（昨夜他回來就一夜睡個大天亮，邵安娃要茶要水，只是劉老九一人伺候。）他看見汪二爺剛朝里面望，却又立刻掉開臉子，接着大大地打了個噴嚏，隨後便走遠一點高聲喊道：

「邵安娃，你好點了嗎？哪里痛呀？」

趙長生哇哇兩也高聲，攙醒他道：

「二爺叫你哪！嚇，二爺都來看你了，你還不曉得嗎？」

聲調甜蜜的，聽起來彷彿不是賊邵安娃，倒是要取悅汪二爺似的。

邵安娃聽見汪二爺來了，倒反而有些害怕，在爛糟糟的鋪蓋捲里，蠕動一下，小聲回答着，帶着膽怯怯的聲音。

招財首先看出人們現出緊張的樣子了，便把前兩隻足搭在門坎上，朝暗中睡着的邵安娃張望，且鼓大鼻孔嗅着。

汪二爺聽見草屋里傳出來的微弱聲響，就對劉老九，大聲說道：

「你們賊他好好騎騎吧！這幾天都不要出外一步，有人問你們，就說傷重得很！」

來寶還不知道什麼，只把身邊走過的兩隻母雞，追趕到竹林那面去，帶着遊戲的快樂精神。

汪二爺掉身轉進去，一面對母雞逃走那個方向望一下，一面很滿足的樣子自言自語地說道：

「就是二隻狗，一塊雞，也不能輕易動一動指頭的！何況一個八？哼！」

趙長生看見汪二爺走開了，連忙走出來，搶着問劉老九道：

「他問到昨夜出去的事情沒有？我真有點……」

劉老九打開牛棧門，把拴牛的索子解開，打算索到門外去，一面責備似的回答道：

「怎麼不問？你剛才還沒有看見他那鬼樣子！對我發火發氣的。等到聽見打的人，是易老喜的兒子些，才一下子不聲不響的了。」

趙長生回頭望了一下，高興地說道：

「看這樣子，汪老二到願意我們去打一架哩！」

接着就牽他的騾子，走到門外壩子上時，看見汪二爺在胡豆田和油菜田中間的小路上。忽忽地走着，搖擺得像一隻鴨子似的。初起的陽光，正射着他那烏黑油光的緞馬褂和瓜皮帽子。趙長生把騾子拴好之後，也不像往天似的，鞭打騾子走圈，只默默站着，看汪老二這麼早就要到啥地方去。

劉老九提個粗篾條的烘籠出來，放在牛脚側邊，一面解脫衣袖，露出右邊的手膀子，要替牛篋去牛虱。

「你看見沒有。」趙長生對劉老九遞一下嘴巴，喊他看看田野中走的汪二爺，隨後，見劉老九瞧見了，便又問道：「你猜他到啥地方去？」

劉老九見汪二爺走得那樣忙迫，也有些詫異起來，一面拿手抓一抓露出的手

勝子，還沒猜出什麼，趙長生突然說道：

「對了，他轉上那條路了，我敢賭他不是去找馮家燒火老去找誰。」

等到去淘糧的時候，趙長生還悄悄一個人，跑到錫子那里去，說他今早怎樣說了幾句話，就把汪老二說動了，定規不出十天之外，管喊易老喜他們幾輩子坐槽的，現在汪老二正到馮老七那里去磋商辦法去了。臨走的時候，還悄悄吩咐錫子道：

「放心些，包你出口氣。可是，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哪！」

但回到淘糧的地方，首先把邵安娃打傷的消息，以及汪二爺要同易老喜扯筋（註十九）的事情，告訴衆人的，還是他自己，並說邵安娃挨打的原因，就是錯倒了兩寬兜泥土在易老喜田內。而他本人呢，幸好昨夜沒同邵老安一塊，不然他們也不會放鬆他的。隨即覺得這話太不漂亮了，又忙改口說道：

「要是昨天我也同他在一塊，他也許不會挨打的。再不然，易老喜他們那邊，會那樣輕易跑脫嗎？入娘的囉！」

汪四麻子本要這麼譏笑他道：

「收着吧，老鼠子爬稱鉤，不要自稱自費了！」

但一想起他，二爸今早上吩咐他的話來，便改口道：

「對的，他們就只敢欺負邵安娃！我們這里淘氣的哪一個是輕容易惹的？要是連他狗夾夾也怕，那就不算是人生父母養的了！來，我今天就要先倒在他田里。」

說着，便把滿滿一擔泥，跳上跳板去了。

衆人平素對易老喜雖並沒有好感，但要惹是生非，卻也不願意，所以昨天汪四麻子慫恿亂倒泥土的事情，大家只當成開玩笑而已，但今天聽見邵安娃竟因錯倒一挑泥土，就挨起打來，便大爲不平了。同時又見平常不大言語的劉老九，也在把泥土朝易老喜田里直倒下去，還一面氣沖沖罵道：

「打着別人都不要緊！邵安娃，我是不甘心的！」

大家就更奈得憤慨些了。覺得連田里的油菜苔以及麥苗，都是十分討厭而且可惡的。

十

這條溝的水源處烏木沱，是一個很大的泉塘，樣子到圓不圓的，向東有一缺

口，通到溝里去，其餘便給滿堆沙石的斜坡圍抱着，坡上面覆蓋起無數的雜色樹木，白天也顯得陰森森的。黃昏以及夜裡，還有野貓黃鼠狼之類出沒。地上草上，則全粘着點點發白的鳥糞。平常連放牛孩子些，也都不敢鑽進去玩。

六七天後他們便淘到這裡了。因為易老喜的菜田，已為斜坡樹林隔開，去倒泥土一事，走起很是吃力，並且也尋不出好走的路來，到處都挺着石塊，和蓬勃亂長的芭茅。汪四麻子這天也不挑了，卻在泉塘裡埋着頭挖他的泥沙，而且從早上到正午，全不大講話，只是嘴里老啣着那根短煙袋。趙長生呢了他幾次，故意同他打賭：說他能担一挑去倒的話，他姓趙的就要陪他担兩挑，最後添到四挑了，他也沒答允，到反而躲開。趙長生便鄙薄地罵道：

「媽的，沒中用的東西！雞公屙屎頭極硬！」

劉老九挑着空窰兜，從跳板上氣喘喘地走了下來，對趙長生責備道：

「就是一張嘴巴子，你去試試吧，碰得我頭昏目眩的也沒挑出去。」

趙長生便把鋤頭一拋，抓着劉老九的扁擔，便挑一擔泥沙上去。這是走過跳板，還須爬坡的，一到坡頂，他已經掙得滿身是汗了。而且勉強再走一陣，足總要踏着滾動的石頭，使身體不大站得穩當。挑的窰兜呢，不是前面的，要碰着癩皮樹桿，就是後面的，會給一些刺藤子拖着，弄得泥沙忽地傾倒出來。他便咒罵

一聲，連扁擔一丟，就躲到背靜地方吃煙去，這時他的煙袋早已找着了。

趙長生坐在麻柳樹下，背靠着身，舒騰地叭着煙。陽光從葉縫里，漏下線條來，把足邊好些半圓形的草葉，照得鮮豔耀眼的。頭上幾隻細小的褐色飛虫，無聲地浮遊着。泉塘那邊鋤頭挖掘沙石的聲音，一會兒順風，就隱微地飄了過來，一會兒風沒有了，又寂靜下去。從樹林稀疏處望出去，易老喜的田野，院落以及離斜坡不遠的圓屋車房，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一片的菜油田，正開出又繁又密的黃花，竟將前幾天可看見的滿田綠葉，一點也不剩地全遮在下面了。這是農民春季的主要產物，在原野上種植得最多的，要不是還點綴有青色的麥苗，胡豆，以及龍鬚菜田的話，整個天底下的田野，簡直可以說全變成美麗的黃金世界了。他叭完了煙，一種疲乏困人的天氣，簡直使他不想爬起來，他順手朝面前的樹身，把煙斗子裏的灰燼，輕輕地扣落，一面還懶懶地望着嫩黃射眼的田野。這時有兩隻覓食的鴨鵝，從田野里飛了起來，慢慢朝易老喜的院落飛去，就一直息在屋後那株青鋼樹（註二十）上面。屋頂則升起了青色炊煙，烏裊地，隨風緩緩兒播散開去。

「呵，正午了呢。」

正這麼想着，一眼看見立在院落門口的易老喜，忽地張一下子，忽忽向田野

註二十 青鋼樹，北方人呼為玻璃樹，學名應是櫟樹。

走去，神情彷彿很興奮似的。再朝東望過去一點，原來易老喜走去的路上正來了兩個人，前一個背略略有點躬，身材比較小塊些，尙看不出是誰。後一個則比較胖大些，走路有點一搖一擺的，這對趙長生到極熟識，一眼就認得是注二爺。心里詫異道：

「他要到狗夾夾這里來麼？」

一陣風，吹得頭上的樹葉，颯颯地發響，泉塘那邊突然傳來轟鬧的聲音，彷彿有人在打架一般。本意轉回那邊去，但注二爺這時的出現，引起他極大的好奇心了。他站立起來，找一個更容易望出去的地方。

易老喜同注二爺他們一碰面，就在那個青色的砌豆田邊上，彼此互相客氣地拱一拱手。隨即讓注二爺他們兩人走在前頭，趙長生慢慢兒瞧出另一人來了，那就是馮七爺！他們都穿得齊齊整整的，顯然是來赴易老喜的「賞午」了，趙長生忿忿地朝草里吐一口痰罵道：

「入娘的，你們現在又攪在一塊了！」

他轉身回去，正碰見大家在爭先爬上坡來，個個都氣勢汹汹的。有的拿着鋤頭，有的則捏着石塊，彷彿要去同人拚命一樣。劉老九當空抱一大個黃色的石灰塊子，走在前頭，一面騰出一隻手來，向後招引，一面大聲道：

「大家都去！」

原來泉塘里有幾處冒水地方，忽然發現出給人塞有桐油石灰了。幾個年老的人便斷定是易老喜幹的；理由是，他車旁邊的泉塘，就在附近，爲了要自己的泉水多，當然會要把別處泉水的來源塞住的。衆人一想起去年夏天忽然堰水減少的道理，原在這里，便都大爲憤慨起來。同時劉老九趁這機會正是替邵安娃報仇的好時候，便不住地從旁慫恿。

汪四麻子却聲音也叫嘶啞了，不住地趕着阻攔道：

「這樣亂來不行的！這樣亂來不行的！就是說他塞也沒親眼看見哪！」

劉老九一而走，一面回罵他道：

「入娘的，要啥子親眼看見，我們去打！再說！他們平素蠻不講理的，我們也管不到那們多！」

大家都盲目的附和道：

「對，我們管不到那們多！」

坡上的石頭塊子給人滾得亂滾。有的忽地絆了下去就怒罵囔吼起來。

汪四麻子搬開擋在面前的一條樹枝，氣急敗壞地嚷道：

「你們想吃官司麼？一下子就這樣糊里糊塗的！」

不料一下子，踏虛足了，就馬上跌在芭茅上面。旁的人都笑起來了。挨近的卻還罵他道：

「吃官司就吃官司，他們害我們幾十家人哪！你不要那樣乾淨，就是你二爸在這里，也要派他不是的！」

劉老九給塊石頭絆了一下，連忙拉着一根樹子，才把身體穩住，回頭來像對汪四麻子，又像對衆人，大聲煽動道：

「對呀，要是汪二爺在這里，還等着我們麼？早就跑去同狗夾夾拚命了！你們大家不曉得哪，一向狗夾夾就是汪二爺的生意家死對頭！」

這時趙長生就從樹林里鑽出來，現出生氣的樣子，迎頭向劉老九嚷道：

「你還在做夢囉，人家都攪在一塊呀！」

一面分開擋在面前的樹枝，拿下下巴尖朝易家大院落一遞，喊道：

「你們來看呀，你們來看呀！」

劉老九望着望着，便把臉都氣青起來。

衆人也不知不覺地，把手里的石頭，鬆落到地下了。

汪四麻子臉紅筋漲地爬起，一面拍身上的泥沙，一面威嚇似的嚷道：

「幸好，沒衝過去！要是一頭碰着他兩位老人家，說你各位幾句，你各位

臉上也沒有光彩哪，並且我說在這里嘛，講到打官司告狀，沒他兩位老人家幫忙，你各位休想贏！還是我剛才說得對，先報告團上，讓他兩位老人家去評一評道理！」

「屁的道理，狗嘴是吐不出象牙的！」

劉老九切齒地罵，一面把懷里的桐油看灰塊子，忿忿地擦下坡去。

汪四麻子假裝沒有聽見，只向沉默着的衆人，改用好聲調說道：

「你各位想想他吧，底下哪個的田地多？不還是他兩位老人家的嗎？難道講起理來，還會衛護他狗夾夾麼？」

趙長生看見汪二爺他們三個人，全走進院子去了，便把拉開樹枝的手一放，朝草裡用力吐口唾沫道：

「呸，老子再不相信他的了！」

便車身朝泉塘那面走去。

幾個沒定見的人硬著先贊同了汪四麻子的意見，一面把鋤頭把子，墊在屁股底下，取出煙盒子來。開始賽煙。其餘的也各自散開，坐在林子裏息氣。

黃昏收工的時候，大家都散回家去，劉老九則獨自走進陳家店子，董地一聲把鋤頭頓下，便倒一碗酒來，一聲也不響地喝着。眼睛卻從前面的窗子，呆呆地

望了出去，店裏鬧曬的人聲，彷彿於他全沒相干似的。

窗外的田野，雖還映着落日的餘暉，但遠處地方已經籠上了薄薄的煙霧。溝邊樹枝微動，輕寒襲人的晚風，也在開始吹拂了。一種令人不快的暮色，就漸漸漸濃厚起來。

他聽見老板娘在他背後正向別人誇獎馮七爺的本事，說是汪二爺沒借成的錢，只消他打幾句總成，就幫他拿到手了，他心下一怔，但立刻就明白了：爲啥子今天汪二爺突然到易老喜那里去做客，而且也明白了汪四麻子爲什麼今天會忽地改變了態度。便像一個受騙了的人似的，大大生氣起來，拿拳頭使勁捶桌子一下。惹得一屋子的客人，都掉頭向他望了過來。

有的人從他本身，看不出什麼講究，便又由他肩土，望到窗外的田野去，恰好引向西南面的路上，正現出一個人影，背上背着包袱，走得一蹶一跳的。後面還跟着兩條狗。那種令人可笑的異狀，竟使大家深爲奇怪起來，都心里想道：那是誰呢？息一會再來首先驚異地叫道：

「呵呀，那是邵安娃哪，他給主人家登打了麼？」

這些酒客多半是些不捏鋤頭的田主，和做生意的人們，他們聽見老板娘這麼一道破，便覺得很平淡無奇了，就握着酒杯，各自歸座，但笑談却馬上轉到邵安

娃身上了。

「他回去，晚上怎麼辦呢？」

說的人，因為含着隱語，便先自哄笑起來，別的就賣弄聰明似的，冷冷說道

：「不要緊，他老實人，可以睡踏足板哪！」

「可是，別人怕不高興吧？正所謂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

一個飽讀舊書的人，乘勢拋了一句文，並打一串哈哈收尾。

劉老九把剩的半碗酒，突然潑在地下，向老板娘，說聲「記着，」就拖着鋤頭恨恨地走出店子去了。

門外的天空和原野，漸漸黑暗起來。

一九三六，十二月，一日

春天改版後記

一九二五年夏天離開我四川的故鄉，從雲南寫封信給我的父親，說我要在他鄉異國流浪十年之後，才能轉回家去。不料到了一九三六年的秋天了，我還沒有如約歸家。因在國外國內，混了十年，覺得一事無成，彷彿項羽敗退烏江那樣的心情似的，一有何面目去見江東父老。一到不如學在容易接近世界文化的上海，再在文藝方面，埋頭苦苦用些年功夫。

雖是這樣決定了，但對故鄉的思念，却沒有靜息下來。於是，便決定把那位在岷沱流域的景色人物，移到紙上，也宛如自己真的回到故鄉去一般。我先前寫作時候，所取的題材，大都是出於雲南，滇緬界中，仰光，新加坡，以及今天正被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檳榔嶼，我的故鄉還不會展在我的筆下一次。

我的故鄉，正是諸葛亮說的沃野千里天富之國的一部份。我便定一個總題目，叫做「麗饒的原野」。另外分成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四個小題目，來分寫它，並使每個小題目，都可以單獨成爲一部作品。剛好那年約在八月間的光景，趙家璧君要我給良友圖書公司寫部中篇小說，便動手把春天寫成。論篇幅雖然寥寥

幾萬字，也算我到一九三六年止寫作期中，最長的一篇小說了。

「春天」里面那條小河，對我有着最愉快的回憶。二三月間，日暖風和，家家婦女都到田野里面去摘龍鬚菜的時候，祖父却要我在那暗半明的屋子，苦讀四書五經，那種悶氣，真是令人難受。好在他老人家喂有一些鴨子，常常放在小河里面，怕牠們浮游去遠，總每天上午叫我出去看視一次。在讀了詰屈聱牙的書經或者討厭的禮記之後，走在青草蒙茸的河邊，呼吸着水上清鮮涼潤的空氣，陽光朗人的原野，開花發綠的，又展開面前，真使人快樂得想學樹林中的小鳥一般，飛了起來。作了「春天」五年後的今天，重新再翻來讀的時候，兒時親切過的景物，又一度展現在眼前了。我感到，我讀這部「春天」一次，很像重歸故鄉一次似的喜悅。

里面每一個人物，寫到的時候，差不多都有一個熟悉的影子，晃在我的眼前。尤其是邵安娃同他認識最久，春天里面每個人物，都改名換姓，只有他我使用了他原來的名字。我對他印象太深了，他的名字和他的樣子，他的性情，幾乎連在了一道，彷彿另換一個名字，就會分散他的印象似的。趙長生是個活潑的小孩子，夏天晚上沒事的時候，會拿板凳當人，唱戲給我們小孩子看過。劉老九則比較莊重，不容易使人接近他，我最記得他的，是夏末秋初，漲大水的時候，淹壞了他的茅屋，他氣急了，向不斷落着細雨的天空，拿醜話罵玉皇大帝。這玉皇大

帝在我們那邊，原是一位頂受尊敬的神明，誰也不敢對他講半句壞話的。

這三個農人，寫進作品的時候，也拿別人和他們相合的性格來補充過的，而且即使有些話，他們沒有說過，有些事，他們沒有作過，但按照他們的性格，再參照和他們性格相同的人所說的話，所作的事，我覺得在他們也是可能說那樣的話，作那樣的事的。因此，我在作品中，就漸漸感到我不是替這三個農人，記他們的生活言行，而是把我們五千年來以農立國的奠基石——最勞苦的農民，拿來一刀一刀的解剖，分析。我在邵安娃身上看出了奴性的服從，在劉老九身上，看出了堅決的反抗，在趙長生身上看出反抗和服從的二重性格。

我不免邵安娃這類的農民，太安份守己了，彷彿戴着石牌的最愚一樣，只在千斤的重壓下無聲無息地忍受着自己的運命。我很想像「春天」里面的陳家么店老板娘一樣嘲罵他：「沒出息的東西，我不可憐你——但到底對他的身世感到深深悲哀了，也許因為他是我小時候喜歡親近的熟人，自始至終，不忍說出一句責備的話吧？」

劉老九這類的農民，正直，不自私，對強暴，不妥協，對弱者，富同情心。知道他之後，我讀歷史，我就更能懂得李自成李秀成他們了。在明史上，看見李自成曾在米脂縣替大地主放過羊，後來造反稱王，把掠奪到手的東西，總是給與農

民，自己則不好酒色，能和部下共甘苦。在太平天國史上，看見李秀成純是一個窮苦的農民，洪秀全起事的時候，他還在家，幫人種田，傭工度日，後來做到了忠王，拿他爲人的正直，待人的寬大，做事的能幹，竟將太平天國的殘局，支持了好幾年。起初頗使我驚異，覺得他們實是一種特出的人物，不可多得，等我把他們和兒時熟識的劉老九一比，才深切地認出，在我們這個民族的農民中，一脈相傳，是有這種優良的傳統的。李白成李秀成這類農民，實在爲數不少，只不過他們沒有得着適當的境遇，適當的機會，來發展自己，表現自己吧了，正如劉老九這個名字所影射的那個農民一樣，一直是埋沒在田野裏面。

趙長生這類農民，在佃農中，我覺得更佔得有些。他們想討地主的好的，在佃田佃租上討些便宜；討不到的時候，又在背後詛咒痛罵，詛咒痛罵，沒有出路，還是再去討好。這就是生活使他們變成矛盾的人，過着可笑又可憐的日子。這類人，可以一呼百應的，跟着劉老九去搖旗吶喊，反之，又可以學邵安娃一樣，本本份份去做人，甚至當人家的鷹犬，拿拳頭去打劉老九那樣的人。歷史之所以進步得慢，總愛走迂曲的道路，趙長生這類型的人，我疑心他們是不能不負一部分責任的。

「春天」這本書出版後不數月，即遇到七七事變，在虹口區內的良友圖書公司

，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砲火之災，「春天」第一版本，差不多損失完了。回到內地，我自己想存一本，那知在各家書店內，也簡直無法覓得。目前始找着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良友復興圖書公司的改版本，心里爲之一快。惟近日敵人佔領上海，恐改版的「春天」，定又不能運來內地，因此一面去函良友復興圖書公司收回版權，一面交今日文藝社另印成書。並趁此次三版機會，聲明此書，是獻給我的父親的。又「春天」初版的那年，承茅盾先生立波先生，特爲文給以鼓勵的批評，今特在此致謝。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桂林



今日文苑